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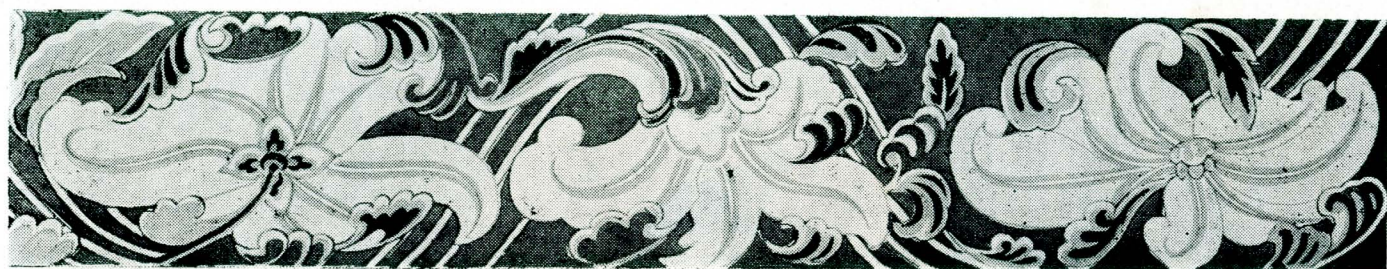


集漢穀城刻石字



明內

第三十六期 目錄



封底	佛教界動態	特載	詩筆	法幢	四衆堂	佛教名勝介紹	海外航訊	特載	譯稿	海外訪問	特載	封裏	封面
底裏	天台山高明寺 寒山寺江楓第一樓	載	隨篇	順治出家之謎 大乘起信論講記(十四) 正本清源論(十)	道信付法法融禪師 與編者商榷二三事 劉國香居士來函 不要損害「四象堂」原則	寒山寺風光選輯 姑蘇城外寒山寺	從參加大覺寺佛七說起 星洲佛教縱橫譚(續)	鄭僧一、鄭烘雲、趙曾珏	世親思想體係之修行論(續) 南越妙法寺落成開光典禮側記 推介佛教寶庫「中華大藏經」	在倫敦的中國佛像面前 星洲佛教縱橫譚(續)	慧嶽	敦煌壁畫邊飾、目錄 瞿曇佛陀傳	佛陀成道圖
				敏智法師講、林大成紀錄 趙亮杰	鄭烘雲、敏智	雲遊子	蕭慕迦	馮永明	中村元著、王惠美譯 工滕成性著、幻生譯	會機	3	野生司香雪繪	
				姜渭水	末能	編輯室	編輯室	編輯室	6	10	14		
				31	28	27	26	24	22	21	20	18	16
				39	36	33	30	27	24	21	20	18	16



法華經



瞿曇佛陀傳

中村元著
王惠美譯

沙門月言

近年來，讀了好幾部『佛陀傳』，可是都存在着神奇色彩的成份！這也許是古代印度民族，不重視歷史的傳統，故被後來的學者們，任意推測而寫成的！因此，這些傳奇性濃厚的『佛陀傳』，是無法得到現代有識之士的滿意信受！最近讀到日本學者中村元博士（爲現代國際研究印度學之權威）所著『瞿曇佛陀』，卻是依據史實而寫成的，誠是『人間佛陀』的真實傳記，具有文獻的價值，該書已被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選爲藏書之一，是以受慧嶽法師之囑，譯成中文，以資國人研究『佛陀傳』的參考——本來該書有兩篇，因後篇與佛陀的生涯無關大要，故茲譯出第一篇而已。同時將野生司香雪畫伯之佛陀一代事蹟圖（現在的印度大菩提會壁畫）附入，以饗讀者。王惠美附識

緒言

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引導世人趨向正道，而被視作爲人類的導師，即佛教開祖的瞿曇佛陀（釋尊），在實際上，他究竟過着怎樣的生活呢？著者在能力範圍內，很願意完全而忠實的刻畫出來，以期讀者明白他的事跡，而有所遵循，這便是本書之最大目的。

因爲，在過去許多種的佛傳之中，都有很多「神話」成分存在着。更在釋尊所說的教理當中，也存在有不少後人所附會假託的說話！因而本書便儘可能的排除後代所假托附功的部份，而把歷史的人物——釋尊的生活方式，以及其說教的真實事蹟，全盤的表現出來！

因此，著者就按照需要，首先拿出各種佛傳來作爲參考，而並非單獨的只採用某種著作爲依據的。採取原始經典所記述的，更是些具有連續性的史事。是以在經典本身的文句中（比佛傳更爲古老的資料），加上原典的批判和檢討，而顯現出佛陀一生的

史實。

可是，從來所有的原始佛教聖典，都好像只限於巴利文及漢文譯本，但最近從「中亞西亞」所發現的梵文聖典，以及在西藏經典中的有關部分，都已逐漸的刊佈出來。因此，對於學問上的研究，將會獲益不少，且方便得多了。

但是，只依據各種不同的原文，來作爲比較上的研究，就認爲對於學問上作了深入研究的要求，那還是有些不夠的。

著者很大膽的對於釋尊生活的每一事實，都會加以探討，希望獲得一正確的瞭解，以作爲反映印度學說的光輝，更希望能夠說明印度思想史上的意義。再則，爲根據考古學上的資料，或是實地的考查，以及風土人情的考察和研究，也都是同樣的重要。依據這些史料，希望能寫出史實的『佛陀傳』，來作爲目的。唯以著者學識淺薄，更恨筆力拙劣，不能俾得盡善盡美的成就，那又覺得非常的遺憾了！

這樣的寫作，說不定還會破壞後世佛教徒們內心所想像的釋尊姿態，又恐怕影響到讀者在觀念上，生出一種相反的後果，如果竟會這樣的話，那麼，也是萬分不得已的事情！

因為歷史的研究，並不是小說，爲着追求歷史的真實性，就不能兼顧到過去傳說的如何如何了！如果經過審慎的批判和研究，才儘可能表現出佛陀真實姿態，這對於我們來說，必定會受到直接而有意義的深重啓示。爲了要明確歷史人物佛陀的生活史實，還有許多應該要研究的事情，現在只不過是：首先，將他生活上有關的古代資料，追溯上去，以了解其實際情形，而加以整理和介紹的研究而已。關於思想上的問題，只好留待以後有機會時再說。

本書是作爲歷史性的研究。但是，著者之所作所爲，感覺未能臻於完善的境地，而且，還遺落了許多的題材，那便要靠後代賢明的歷史家，來作爲它的補充，以期其更爲完整的『佛陀傳』了。現在，只好將古代的資料，暫作一度的研究而已。至於在各種佛傳之中，有些很著名的傳說，在本書之上，還有許多未曾加以論列的，因爲那些事情，在古資料裏是沒有的，所以沒有法子把那些事實寫了出來！

本書以如此的用意而問世，故著者在終戰後，曾有三次機會，得到印度去作了短時間的旅行。特別在一九五六年年底，印度政府舉行了釋尊二千五百年的紀念大典，我被邀而得暢遊佛跡的參禮。所以，對於這些記憶和印象，在尚未減弱之前，便急忙的整理這本釋尊傳記，其主要而容易的一部份，已在『宗教研究』、『聖森』、『大法輪』、『理想』等雜誌上畧續發表過，而且又受到前輩學者們種種的指示，在整理發刊時，曾予本書增訂得相當的多，今後仍希望得到更多學者們的指教！

二

擔負着人類的導師，而又深受到人們的尊敬，這位歷史上的偉人——『瞿曇佛陀』，在實際上，他究竟是過着如何的生活呢？他究竟宣說過如何的道理呢？這就是今天我們所要研究的對象。

所謂『瞿曇佛陀』，就是釋迦牟尼世尊，他被稱爲人類的導師，這說不定會遭到相反的異議。他對於佛教徒來說：是師傅，但對於其他宗教徒來說：那就不定會被承認爲師傅的了。

可是，今日全世界的人們，總是有屬其自己的宗教信仰，

但與自己個人的信念，和自己個人的人生觀，卻是很不一致的。例如；祇以日本的情形來說：家裏所信的宗教，是屬於某一宗的，因而家裏所舉行的典禮儀式，便是那一宗的儀式，但對於自己個人的思想和實際，卻是離得很遠，這樣的情形不能算少！又如就美國的情形來說：如果是拒絕參加教會的儀式，那麼，就會被社會上的人們，認爲是不懂情理的人，而感覺到於心難安！所以，參加宗教儀禮的傾向，便非常的顯著，這種事情，並非著者故意捏造，而是美國人自己所陳述的。所以，爲着使自己的人生觀，得以確立，而追求真理的人們，卻有不願和既成教團去發生關係，或者希望對於這一班人，成爲自己互相研討的對象，此種傾向，現在正日漸增強的趨勢，所以不屬於佛教徒的人們，也想聽聽釋尊的教義，這種形勢，便自然而然的出現了。因爲，前年的印度政府，所舉行的釋尊二千五百年紀念大典禮，是由印度教徒和回教徒們，共同所主辦的，而且有很多非佛教徒的人們參加舉行，這使我的觀感更加深厚了。

可是，爲了要滿足精神上的要求，並俾得正確的解答，必須將歷史上的偉人——瞿曇佛陀，實際上作了如何的活動；說了些甚麼樣的道理，在研究學問的立場上，都應該有正確的瞭解，進而確實貫徹的求得全部精神的瞭解才對！

本來，關於釋尊傳記的書籍，到現在已經刊行得相當的多了。所以，在此時此地，也許不必再小題大做的把它作爲問題來看。可是，話雖然是那樣說，但仍時常聽到希望能夠讀到一部更新的釋尊傳記，那又是什麼原故呢？

自古以來，就有很多的『佛傳』著作，但現代的學者之所著作的釋尊傳記，大都也是以那些固有的舊著『佛傳』，來作爲依據而寫成的。可是，西洋的學者們，他們所根據的卻是依據巴利文的①『因緣譚』(Nidāna-Katha)，這可以說是完備的傳記，但此一傳記，也許是第五世紀頃的弗多悟沙所寫成？可是，就歷史的經過來說：這距離釋尊的時代，已經是隔離了將近一千年之久，因之，它的內容，究竟是否可以信賴，可視作歷史上的實史？仍是有極大的疑問！再考以前的『佛傳』，最具完整形態

的是：佛教詩人馬鳴（*Asvaghoṣa*）菩薩，在二世紀時著作『佛所行讚』（*Buddhacarita*），但這還與釋尊的時代，也隔離很久，其寫作的內容，關於其歷史上的可靠性，仍是留着有極大的問題。

更在以前的佛傳是：用佛教特有的梵文，所寫成的『摩訶華斯陀』（*Mahāvastu*）、『羅利多吠斯陀羅』（*Lalitavistara*），以及漢譯『普曜經』八卷、『方廣大莊嚴經』十二卷、『過去現在因果經』四卷、『佛本行集經』六十卷、『衆許摩訶帝經』十三卷、『佛本行經』七卷、『中本起經』二卷等不少典籍，但其內容却是太過於神話的傳說，將釋尊極度的超人格化，或者竟是神化，是以那一些記述，到底其真實事實是什麼？誠是使讀者爲之惘然！好像在讀那些談妖說怪的小說一樣。

還有部份學者，曾希望在經典的敘述中，能以反映佛傳的內容。又巴利文的『大本經』（*Mahāpadāna - Suttanta*），以及在其漢譯本裏，都會顯現過的過去七佛思想，尤其是毘婆尸（*Vipassī*）佛的傳記，那是更爲詳細，和後代釋尊的傳說，仍是極其類似的。

因此，關於釋尊的傳記，也許是受到毘婆尸佛的傳說影響。並且，那一些事實，才是歷史的真實？那一些又是後人所構想的？還是不能予以明白的判定。那麼說：釋尊已不是神話上的釋尊，但是，要怎樣才能確定其是歷史人物的佛陀？那就先要將歷史人物的佛陀生活事實，作爲明確的寫實。可是，前面所有佛傳的作者，都不願意這樣的寫作，甚而歷史人物佛陀的本身，說不一定也不希望將生活實情全盤的寫出來。

可是，根據事實上的要求，生於現代的我們，應該將事實的眞象，反之那憑空的構想，必須切實的予以區別，我們不管怎樣，都是應該這樣做才對的。

因此，既然不是神話式的釋尊，而是歷史人物的釋尊，那麼，我們究竟要怎樣才能明確的描寫他真實生活的情形呢？

（一）首先，應該一提的是：對近代學者的原始典籍批判方法。我們雖說那些是宗教聖典，但也要承認那是歷史的產物，如果承認它是根據思想的發展而寫成的話，那麼，我們必須依據古代典籍，來作爲參考。可是，在古代的典籍中，更必須根據最古

的那一部份了。如果是這樣的設想，我們就不應該拿出上面列舉的各種佛傳，而應該提出原始佛教的聖典之中，用巴利文所寫的經典（斯陀），以及漢譯本。再則，我們應該特別重視，在原始佛教聖典之中，最古老的一部『斯多尼婆多』末段後的兩章，以及它那許多的韻文。總之，到現在爲止，研究原始佛典的批判，已經有了相當的進步。尤其是在日本的學術界，對於這一點，實在可說是冠於全世界，而被視作最爲進步的。因此，必須採用其方法及其成果。

（二）在聖典中，右列的古老部份裏面，雖然神話的要素，和釋尊的超人格化，以及其神格化的敘述，都比較的小；可是，並不是絕對的沒有，還是有少許的存在着。唯限於所依據的文獻，及那神話的釋尊傳記，因此，爲了要達到寫歷史人物的目的，那必須要剔出歷史的事實，這樣一來，就要依據確實證據的考古資料了。又如果活用那實際踏勘佛蹟的各種智識，也許可能達到描寫相當程度的真正史實。因爲不正確的印度文獻的記述，是絕不能信賴的。所以，這樣的程序，便特別的覺得重要了。

（三）在佛陀以前的時代，或者是同一時期內，印度就曾作有很多的文獻。具體的說：『吠陀聖典』（包含古奧叢書）大約是佛教成立以前的作品，如『耆那教聖典』，敘事詩『摩訶波羅多』與各種法典的表現，雖然成立得相當的新，但是，其內容卻包含着極多古老的内容。把這些典籍與一般的佛典，兩相比較起來，雖然顯着大大的不同，可是，如果把最古的佛典，與耆那教聖典和最古的敘事詩，或是拿『古奧義書』來作對比，其情形卻又相反，而顯着太過類似的，竟使我們爲之驚奇！把這些典籍直接的連接起來，幾乎看不出有什麼區別，這話並非過甚其詞。這些事實，雖然在學術史上，從來沒有被提出來作爲問題過，但卻是很重要的。

可是，把那區別不出來的各種資料，和最古的佛典，作個比較之後，並且如果能夠看出任何的區別，以及其相異之點，那麼，才會明瞭這歷史人物的釋尊，他所具有的歷史意義。



世親思想體系之修行論

工藤成性著
幻生譯

(續上期)

2. 地前、地上之波羅密多

波羅密行，有地前與地上之區別。世親之論典中，論到地前波羅密行，有「遺教經論」所說之戒，「六門教授習定論」所說之定，以及「攝大乘論釋」資糧道所說六波羅密。其次，論到地上波羅密行，有「寶髻經四法憂波提舍」，「十地經論」，「三具足經憂波提舍」，「金剛般若經論」，「攝大乘論釋」，「辯中邊論」，「文殊師利問菩提經論」，「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論」，「無量壽經憂波提舍」。說地上波羅密行之中，尚有二種區別：一為菩薩修行向上過程而修，二為應現菩薩向下顯現而修。

3. 波羅密多之意義

梵語波羅密多 (Pāramitā)，具有「彼岸」之意，此從波羅 (Pāra) 名詞而生。Pāra 為單數業格，Pāram，有「到」或「在」的意思，加上動詞 i 與接尾詞 t，成為形容詞 Pāramit，有表示「狀態」的意思，換上接尾字 ā，構成 Pāramitā (有「到達彼岸的狀態」，或「終了」，或「圓滿」之意)。因此，摘取「圓滿」究竟之意，說有常、樂、我、淨四波羅密。波羅密多譯為「到彼岸」、「度彼岸」，或單譯為「度」，被解釋為從此岸的迷界，度過生死苦海，到達涅槃解脫彼岸之行的意味。菩薩為成佛，從修習萬行中特選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六種，稱為六度萬行；其般若，開為方便、願、力、智，將之與六度並稱而立十波羅密。聲聞依四諦八聖道，緣覺依十二因緣而解脫，

二、修行之相狀

1. 「攝大乘論釋」所說之修行相

菩薩成佛的大道，比擬為至常之道。世親將波羅密作如此解釋，在他的著作中到處可以見到。

「攝大乘論釋」卷六，「入所知相分」第四以下（大正，三一，三四九，中），詳述修行的相狀。

「入所知相分」，為敘述悟入唯識中道之事。唯識中道的悟入，雖在見道、修道、究竟道，但其悟入之緣，由三種練磨心（一、無上正等菩提，二、所修波羅密行，三、言教），對治三種退屈心，及斷四處。其悟入之因，為聞薰習。依四尋思觀與四如實智觀，於煖、頂、忍、世第一法四位，現出明得等四種三摩地。其悟入之相，為唯識三性觀之相，以蛇、繩、麻譬喻說明之。菩薩由如此因緣悟入唯識性而入見道。「攝大乘論釋」卷六說：

如是菩薩悟入唯識性故，悟入所知相。悟入此故，入極喜地，善達法界，生如來家，得一切有情平等心性，得一切菩薩平等心性，得一切佛平等心性，此即名為菩薩見道。（大正，三一，三五二，上——中）

菩薩入初地見道，配合十地位修行，由緣總法之出世，後得止觀智，經多劫數數修行，而得轉依。而此全部修行過程，名為六波羅密多行

「攝大乘論釋」卷六（大正，三一，三五三，下），舉「大莊嚴經論」偈頌，說明菩薩修行有五道：一、資糧道，二、加行

道，三、見道，四、修道，五、究竟道。說明其資糧道的偈頌：『福德智慧二資糧，菩薩善備無邊際，於法思量善決已，故了義趣唯言類。』世親解釋此中「資糧」文字，「攝大乘論釋」卷六說：

資糧有二種：一、福德資糧，二、智慧資糧。謂施等三波羅密多是福德資糧；第六般若波羅密多是智慧資糧。精進波羅密多是二資糧攝。何以故？若為智慧而行精進，是智慧資糧；若為福德而行精進，是福德資糧。如是靜慮波羅密多，亦通二種：若緣無量而修靜慮，是福德資糧；餘是智慧資糧。（大正，三一，三五三，下——三五四，上）

由此可知菩薩於資糧道行六波羅密多。如從解釋偈頌第二句「菩薩善備無邊際」之文——『如是資糧是誰所有？謂諸菩薩，長遠難度，名無邊際』——來看，則可以理解六波羅密多，不僅在資糧道，而是通於整個菩薩行的。故「論」中的「彼入因果分」，說明悟入唯識性之因，在六波羅密多：

彼入因果，云何可見？謂由施、戒、忍、精進、靜慮、般若六種波羅密多。云何由六波羅密多得入唯識？復云何六波羅密多成彼入果？謂此菩薩不著財位，不犯尸羅，於苦無勉，於修無懈，於如是等散動因中，不現行時，心專一境，便能如理簡擇諸法，得入唯識。菩薩依六波羅密多入唯識已，證得六種清淨增上意樂所攝波羅密多。（大正，三一，三五四，中）

又，論中「彼修差別分第六」，說明十地之修行，而舉十波羅密多說：

論曰：由增勝故，說十地中別修十種波羅密多。於前六地所修六種波羅密多，如先已說。後四地中所修四者：一、方便善巧波羅密多……又此四種波羅密多，應知般若波羅密多，無分別智後得智攝。又於一切地中，非不修習一切波羅密多……（大正，三一，三五九，中——下）

世親對此解釋說：

由增勝故，說十地中別修十種波羅密多者，謂十地中作如是說：初地布施波羅密多，最為增勝；其餘一切波羅密多

，非不修習，隨力隨分。乃至第十地智波羅密多，最為增勝，其餘一切波羅密多，非不修習，隨力隨分。是故說言，由增勝故，說十地中別修波羅密多。（大正，三一，三五九，下）要之，「攝大乘論世親釋」，對修行的階位，有資糧道、加行道、見道、修道，究竟道五位，其資糧道，以六度為基準而使福智資糧增長。加行道，於煖、頂、忍、世第一法四位，依明得第四定，發四尋思與四如實遍智，最後發無漏真智，證得唯識真性，入於見道。由見道更進入修道，修十波羅密多，除十重障，證得十種真如。最後入究竟道，為圓滿覺悟而成佛果。

2. 「辯中邊論」所說之修行相

「辯中邊論」卷中，第四「辯修對治品」明修行相。其修行分為四種：一、順解脫分，二、順抉擇分，三、見道，四、修道。順解脫分，為入四聖諦而修四念住觀，修成就之後，再次第修四正斷、四神足，圓滿順解脫分善根。如此再進修順決擇分，於煖、頂二位修習五根，於忍、世第一法二位修習五力。如是至見道位修七覺支；至修道位修八正道。

以上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一般稱為三十七菩提分法。據「摩訶止觀輔行傳弘決」卷七之二說，此三十七菩提分法，攝屬於六波羅密多。除、捨二覺支，攝屬於施波羅密多；正語、正業、正命等三，屬戒波羅密多；念根、念力、念覺、正念等四，屬忍波羅密多；四正斷與進根，進力，進覺分，正精進等八，屬精進波羅密多；四神足與定根、定力、定覺、正念等八，屬禪波羅密多；四念住與慧根、慧力、釋覺、喜覺、正見、正思等十，屬慧波羅密多。信根、信力、是通於各波羅密多。如是三十七菩提分法，歸於六波羅密多。「辯中邊論」之修行內容，也不出六波羅密多。「辯中邊論」的修行相，與「攝大乘論世親釋」所說，雖有不少出入，但在能修、位次，所斷、所證，大體是相同的。

3. 「唯識三十論」所說之修行相

「唯識三十論」的修行階位，雖然分為五位來解說，但對行的問題，卻沒有說明。因此，只有根據「成唯識論」，畧知「唯

識三十論」修行說明之大要。

「成唯識論」卷九，詳述唯識五位。第一就資糧位說：

所修勝行其相云何？畧有二種：謂福及智。諸勝行中，慧爲性者，皆名爲智，餘名爲福。且依六種波羅密多，通相皆二，別相前五，說爲福德。第六智慧，或復前三唯福德攝，後一唯智，餘通二種。（大正，三一，四九，上）

此處所說，與「攝大乘論世親釋」主張全同，說明資糧位行六波羅密多。

然「成唯識論」卷九，更附說修六波羅密多以外之行：

復有有二種：謂利自他。所修勝行，隨意樂力，一切皆通自他利行。依別相說，六到彼岸，菩薩分等自利行攝；四種攝事，四無量等，一切皆是利他行攝。如是等行差別無邊，皆是此中所修勝行。（大正，三一，四九，上）

其次，加行位，由明得定、明增定、印順定、無間定四種定力，修四尋思、四如實智觀。此定與智，與六波羅密多之禪定、智慧相當。

第三，通達位，於眞見道，相見道二種見道中，起根本智與後得智。「成唯識論」卷九說：

菩薩得此二見道時，生如來家，住極喜地。善達法界得諸平等，常生諸佛大集會中。於多百門已得自在，自知不久證大菩提，能盡未來利樂一切。（大正，三一，五〇，下）

第四，修習位，十地中每一地，各以一波羅密多爲修行本行，而兼修其餘諸行，斷一障二愚，證得各別眞如。「成唯識論」卷九說：『雖十地行有無量法門，而皆攝在十到彼岸。』（大正，三一，五二，中）可知修習位的根本行，爲十種波羅密多。又，「成唯識論」卷九說：

云何證得二種轉依？謂十地中修十勝行，斷十重障，證十眞如，二種轉依由斯證得。……十勝行者，即是十種波羅密多。施有三種：謂財施、無畏施、法施。……智有二種：謂受用法樂智，成熟有情智。（大正，三一，五一，上——中）

如此，雖有十種波羅密多，但被攝爲六種。如「成唯識論」卷九說：

此實有十而說六者，應知後四第六所攝；開爲十者，第六唯攝無分別智，後四皆是後得智攝，緣世俗故。（大正，三一，五二，上）

最後，究竟位：諸漏永盡，具足無邊大功德，故無修行之必要。

「成唯識論」卷九，說明五位中必具十波羅密多之事：『此十位者，五位皆具，修習法中，其相最顯。』又說明菩薩修行的全程，以波羅密多爲始終：『此十因者，有三種名，一名遠波羅密多，謂初無數劫，……二名近波羅密多，謂第二無數劫；……三名大波羅密多，謂第三無數劫……』（大正，三一，五二，中）要之，依「成唯識論」來看，可知「唯識三十論」的修行相，與「攝大乘論世親釋」及「辯中邊論」所說是一致的。

三、自利利他二行

上面敘述願求菩提的菩薩修行，但曇鸞，親鸞以「無量壽經憂波提舍」五念門，視爲法藏菩薩所修之行，在世親的著作中，爲應現菩薩之修行。然應現菩薩的下化衆生修行，與上求菩提的菩薩修行，雖然目的不同，而修行一名，卻無何等差異。只不過一者置重點於往相，一者置重點於還相；一是勤於智的顯示，一是努力於悲的表現；一是以自利爲主，一是以利他爲主而已。凡菩薩如以自利利他二行滿足，悲智圓具爲理想而進趣的，則法藏菩薩所修的五念門行，同時得入三地菩薩之行，或八地以上菩薩之行。

世親的著作中，如上所說菩薩行時，有主張由佛菩薩的善巧方便而說凡夫行的。即凡夫由他力廻向的信心而成就菩提。世親論典中，說此種他力救濟的，摘記如次：

「無量壽經憂波提舍」說：『一心皈命——觀佛本願力遇無空過者，能令速滿足功德大寶海』（大正，二六，二三〇，下），『普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云何觀？云何生信心？若

善男子，善女人，修五念門行成就者，畢竟得生安樂國土，見彼阿彌陀佛。」（大正，二六，二三一，上，中）

「佛性論」卷二，說明佛性的自體相說：『佛性有潤滑性，而為大悲流出衆生世界』（大正，三一，七九六，下）。又「佛性論」卷二、卷三、卷四說：『由本願故，不住涅槃，由般若故，諸惑得滅；由大悲故，本願得成就。』（七九九，下）『故經中說，一闍提人，墮邪定聚，有二種身，一本性法身，二隨意身。佛日慧光，照此二身。法身者，即真如理；隨意身者，即如理，起大光明，為憐愍闍提。』（八〇〇，下）『有別法為正事者，是應化二身，為度衆生，皆由大悲本願力故。』（八〇六，上）『此三大法（般若，禪定，慈悲）在因地中，薰修如如，安立本願。由此本願，至道後時，隨於三身，能作利益衆生之事。』（八一〇，下）

妙法蓮華經憂波提舍」卷下，以五示現解釋「法華經」「方便品」中第二——「如來法師功德成就分」說：

如來成就四種功德故，能度衆生。何等為四？一者住成就，如經舍利弗如來成就種種方便故。種種方便者，謂從兜率天中退沒，乃至示現入涅槃故。二者教化成就，如經種種知見故。種種知見者，示現染淨諸因故。三者功德畢竟成就，如經種種念觀故。種種觀念者，以說彼法成就因緣，如法相應故。四者說成就，如經種種言辭者，種種言辭者，以四無礙智依何等，何等名字章句，隨何等何等衆生能受而為說故。（大正，二六，五，中）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論」，依二十一種光明說明六度等行之全部宗旨；「寶髻經四法憂波提舍」、「十地經論」等，說明如來本願力之偉大，力說佛陀之廻向。

以上所論，如從後世獨立的淨土教等立場來看，似乎都是說明凡夫的救濟道，但世親的本意，到底是不是那樣呢？是頗有疑問的。恐怕世親是強調大乘菩提的自力修行！然自力修行的強調，決不是否定他力救濟。自力的徹底，就是他力的示現，佛陀（Buddha），中國譯為「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自覺之外沒有覺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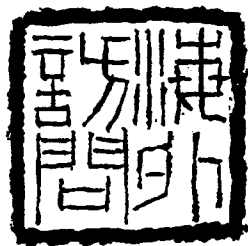
，自覺的徹底就是覺他。若此，則不稱「自覺覺他」，只稱「自覺」好了。單稱「自覺」，在譯語的說明上；恐怕與自利的阿羅漢混同，為了顯示佛陀與阿羅漢的明顯不同處，所以譯為「自覺覺他」。此處之「自」的意味，是指具有五十年壽命與五尺之身的衆生自體。衆生斷除一切煩惱，從生死界解脫，稱為「自覺」。只就此點而言，與阿羅漢相同。然菩薩（Bodhi-sattva，為菩提薩埵之畧稱，譯為大覺有情，或大心衆生）不以此五十年壽命與五尺之軀的小我為自體，而以超越三世時間與十方空間依（報）正（報）不二的大我為自體。其依報中所攝一切衆生，為無明煩惱所閉，染污菩薩國土，覺行不能圓滿。菩薩持淨佛國土之願，便是為此。故菩薩為徹底自覺，必須滿足淨佛國土之願。因此，為使佛國土清淨，所以有斷除中國人天煩惱而得解脫之必要。以此稱為「利他」或「覺他」。如自利利他圓滿，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便是佛陀。佛陀的示現，為必然的本願力廻向，而流出衆生世界。聞熏習淨法界等流之經法，為無漏智覺證的理由，也是建立在此一原理之上。所以，如使世親的主張徹底表達，則後世曇鸞，親鸞的主張，是與其一致的。世親雖然認定他力本願，至於其本願力如何浸潤於衆生，衆生如何蒙其加被？尚未詳盡敘述。易言之，如來的本願力與衆生行之關係，尚未充分說明。這是為後世淨土教的祖師們，保留了活躍之餘地。

要之，世親主張的修行論，可以結歸為：修六波羅密多，圓滿自利利他二行，成就阿耨多羅密多三藐三菩提，更行利他廻向之行。其利他行的徹底說明，尚未詳備，在此，暗藏着後世淨土教發展之餘地。

民國六十三年四月六日 譯於德山寺藏經樓。

（上接第21頁 姑蘇城外寒山寺）

寒山寺以鐘聲名於世，鐘置於六角重簷之鐘樓中，重數千斤，現存大鐘，鑄於辛亥年間（公元一九一一年）。「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唐鐘不知何處去矣。清末康有為遊寒山寺詩中有「鐘聲已渡雲海東，冷盡寒山古寺風」句，蓋疑唐鐘已為日人取去矣。



南越妙法寺落成開光典禮側記

會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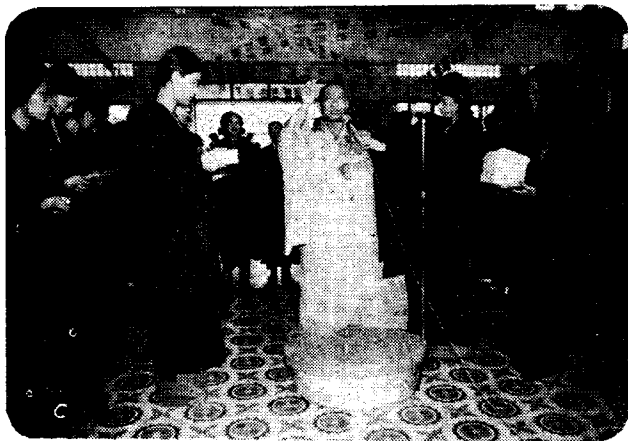
在這烽火連年，戰禍頻仍的國家裏，有此富麗堂皇，規模宏偉的梵宇落成，而且有數以千計的羣衆來親近佛教，參加法會，展開一連串的弘化活動，不能不說是稀有難得的盛事，筆者躬逢其會，暫充無牌記者，感到無比的興奮。茲謹就所見所聞，畧誌一二，以饗內明讀者。

妙法寺，距離西貢約十公里許，不算太偏僻的郊區——西堤後江街。當汽車從此交通要衢經過之時，即可見一塊黃布寫着「佛曆二五一八（西元一九七五）年夏曆十一月廿三日（陽曆元月



▲ 歡迎隊伍

五日）上午九時妙法寺開光落成典禮」（附越文）的鮮紅大字，高懸於通道上。縱然不曾接獲該寺請柬，甚至不閱華文報刊的，凡是從這大道經過，無不知道有妙法寺落成這件大事。街道入口處還樹立着兩面寬約一丈的教旗和國旗；從此入巷一路進去，沿途張燈結綵，五色佛旗，飄揚於蔚藍的晴空，令人有超然物外之感。假如是搭公共巴士，在後江街口下車，步行數分即達；這條小巷剛用柏油舖成的，相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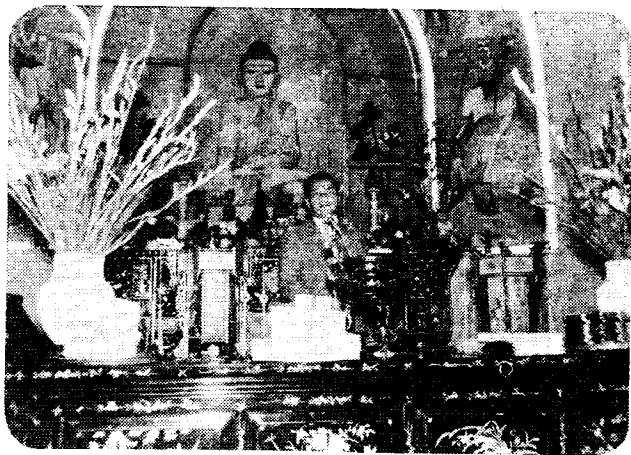


▲ 演培法師開光說法

，中層是供奉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的圓通寶殿，最上一層是供養如來法身——三藏聖典的藏經樓，並留一足夠數十人運動經行的天台。登高遠眺，前面是房舍、工廠、街道；背後是長年川流不息，可用以灌溉的天然河流，一片遼闊無垠的大平原和肥沃的農田。誰說越南資源不足，生活落後？不過是人爲不臧，以及殘忍戰爭所造成的慘狀罷了！

今天是落成典禮的好日子，一進山門，即見大殿門簷張掛一幅鮮艷奪目，五色繽紛的彩帳；兩邊是各方送來的匾額賀軸，諸

平坦寬敞，私家車、貨車一樣可以通行，直通本寺山門，聳立在眼前的是兩丈高的中國大牌樓，與中西合璧、巍峨莊嚴的寶刹。牌樓上橫寫「妙法寺」三個金碧輝煌的大字，兩旁對聯是中國當代才子張齡居士所撰「妙覺圓明普度含生歸智海，法門廣大潛銷切徹化慈雲。」庭院四周用英泥，上加鐵絲網築起的圍牆。妙法寺是四層宮殿式建築，下層是供奉釋尊的大雄寶殿，次一層是晨鐘暮鼓，警醒迷夢的鐘鼓樓



詞致長都杜貢西 ▲

案。佛前一套供桌，用烏心石木精製而成，以貝殼嵌成花草圖案，古色古香，燈光滿室，香雲繚繞，真不愧為現代佛教的大寶刹。

大約上午八時，華宗佛教首席，諸山長老，各方嘉賓善信，已經成羣結隊地接踵而至，佛殿、樓台、廣場，裏裏外外，上上下下到處是衣冠整齊的前來觀禮的嘉賓。山門之內，一羣由越南華宗佛教中心佛學進修班的青年組成，穿着大方黑袍的歡迎隊伍；從街道入口處直至寺前，則是華宗佛教主辦祥光學校的學生，排成兩行長龍，對面而立，恭候越南統一佛教會心珠上座，與地方首長杜都長的駕臨。九時光景，鐘鼓齊鳴，熱烈歡迎之聲響徹雲霄。原來心珠上座和杜都長已經抵達寺門。上座一身南傳的衣裝，金黃色的袈裟，面露笑容，乘着一輛越南政府供給的黑色轎車，緩慢地向佛殿走過來。杜都長則由兩位高級軍官護衛，威風凜凜地前來主持落成剪綵大典。

典禮開始，首唱越南國歌，中華民國國歌，歌畢由越南華宗佛教會主席超塵法師昇旗，越南統一佛教會化導院院長心珠上座

如「覺行圓滿」「福智莊嚴」「弘揚正法」「莊嚴淨土」「山門清淨絕非虞，檀信歸依增福慧」等賀詞。大雄寶殿供奉的是一尊從緬甸請來，九尺高的釋迦坐像，雕工精細，面如滿月，慈祥莊嚴，令人不期而然的五體投地的崇拜。佛龕之上安兩盞半圓形的電燈，左右四位天女散花和奏樂。面對玉佛聖像的鐘鼓樓，其下之牆壁，彩畫釋尊八相成道圖（從兜率降，入胎，出胎，出家，降魔，成道，轉法輪，入涅槃魔，成道，轉法輪，入涅槃

啓鑰，頌云：「妙法弘開佛道開，光華現在及將來，無邊勝福周沙界，六趣勞生向寶台。」接着，西貢都長杜建饒准將剪綵，本寺護法朱陳造理事長揭幕。序幕既經揭開，妙相莊嚴的大玉佛即刻呈現，放大光明，大眾肅立，瞻仰禮敬世尊慈容後，展開以下各種節目：南普陀寺主持清禪法師上香，本寺住持演培法師、心珠上座、杜都長，先後致詞，住持演培法師致詞謂：「杜都長，心珠上座、諸山長老、諸位法師、諸位大護法、各界來賓及記者先生！本寺前身妙法精舍，由於太過湫隘，無法推動佛法，乃於三年之前，覓得此地，興建為妙法寺，承本寺護法朱陳造、李良臣、朱陳敦等諸大善士及諸信眾鼎力護持，得有今日之成就，斯諸功德，應歸如上善士及十方諸大護法。茲得都長於百忙中，抽暇來為本寺剪綵，心珠上座啓鑰，超塵法師昇旗，清禪法師上香，諸大法師，諸大善信踴躍前來，莊嚴道場，實為本寺無上之光榮。今後當一本創寺之初衷，努力佛法之宏化，以不負諸位愛護之德意。今後尚請隨時護持及指導，並祝身心康樂，福慧增長！」



詞致座上珠心 ▲

心珠上座以越語致詞：「今天我很榮幸地來參加妙法寺落成典禮，謹代表越南統一佛教會同人致以衷心的祝賀，同時對諸位大德以及護法居士的功德，和熱心弘化的精神，深表讚嘆。在如今日如此混亂顛倒的世界，尤其是連年戰亂的越南，亟需一明智的宗教教義來喚醒人類的良知良能，換句話說，值此邪正不分，羣魔亂舞的時世，更需要我們努力從事佛教的弘揚。妙法寺是當今佛教規模宏大的道場之一，

又得精通佛學熱心弘教的法師大德來主持其事，所以我深信必能勝任愉快地負起弘法利生的重任；當佛法普及世界之日，也就是人類減少煩惱苦痛之時。最後仰祈三寶加被，貴寺佛日長存，慧光普照，諸善信身心自在！」

西貢杜都長致詞：「妙法寺有今日如此隆重熱鬧的場面，寬大巍峨的道場出現，這無疑是各位法師大德和衆善信的功德成就，同時也是各位對人生真理熱切追求的偉大表現；憑着這股熱愛真理，崇尚正義的力量，相信必能克服困難，戰勝邪惡。佛法的



▲ 佛 教 中 心 青 年 傳 供

發揚對於全人類的幸福是有莫大裨益的，因它不只是統攝世出世法的教法，簡直可說是眞善美總體的融合，可以淨化社會人心，引導衆生邁向究竟安樂的境界。很顯然地，佛教的興盛，必有助於國家的建設。期望諸位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多來親近佛法，並身體力行，履行佛子的義務，貢獻我們的國家，造福社會人羣。末了，敬祝妙法寺慧日高照，佛法興隆，諸位法師居士身體安康，工作愉快！」

最後由本寺護法代表朱陳造居士致謝詞：「今天承蒙心珠上座，杜都長的駕臨，又得諸位法師居士的協助，參加如此盛會，本人謹代表本寺護法向諸位敬致崇高而誠摯的謝意。回憶過去位於新街市的妙法精舍，門前小販雜陳，交通紊亂，街道污濁。三年前演公抵此，深感環境不甚理想，不能推行佛化工作，乃商得諸位護法的發心，發起另行擇地興建。經過三年的苦心經營，終於成就今日道場。這都是住持演公的德行感召與諸法師大德努力的成果。而今而後，主持人一定時常推行各種弘法活動，希望各

位居士發長遠心，多多來聽聞佛法，參加法會，並介紹青少年來加入佛化工作的行列，運用佛法的慈悲、智慧，引導人類走上光明幸福的坦途，謝謝！」

是日正逢星期例假，所以參加的來賓，除佛教領袖、大德居士而外，還有文化界、教育界、軍政界，慈善機關的各階層人士；華裔、越南人、英、美、法各國人，總計約數千人，大禮堂、走廊、鐘鼓大樓，擠滿了觀禮的嘉賓善士，真是人山人海，水洩不通。記者先生們連續爭取鏡頭的場面，簡直像風雨欲來，雷電交加似地，此起彼落，閃爍不停，使得前座的上賓受不住強光的照射，學着老僧入定，閉上雙眼，如如不動，當「奉送禮物」的節目了後，「攝影」卻找不到足以容納全體嘉賓的場所，祇好請幾位長老及嘉賓代表留影紀念。

落成典禮至此告一段落，休息片刻隨即進行聖像開光典禮，鳴鐘集衆，法師信衆等共聚於大雄寶殿，行禮如儀後，由住持演培法師開光說法：

大智日今出 照明於世間
人心若清淨 當得見慈尊

時維 佛曆二千五百一十八年夏曆十一月二十三日，越南西堤後江街妙法寺同住大眾及諸善信，發心供奉釋迦牟尼世尊聖像一尊，以供早晚瞻仰禮敬，並報慈悲救護之恩，於今集衆稱揚勝德，隨俗舉行開光大典。讚曰：

乘四願輪	遊正覺路	徧周刹海	廣行六度
摧無明山	折煩惱樹	解諸繫縛	永撥雲霧
相好莊嚴	身力堅固	爲人天師	號正法主
示現神通	遊戲處處	利導羣生	作其依怙
觀兩足尊	惡道怖除	見調御士	度生死河
雖曰如是	即今開光一事又作怎生道？曰：		

清淨色相莊嚴身 演說法音若雷震
慧光舒放徧塵刹 照耀無處不吉祥

接着，「傳供」；由四十八位佛教女青年和信衆代表人，穿着海青袈裟，將供佛的香花食菓，至誠懇切地依序傳遞上去，然

後「上供」；大眾唱讚誦經，歌頌三寶功德，供養十方諸聖賢，儀式隆重莊嚴，至十二時始告完畢。

中午潔治素筵款待來賓及諸善信。由於前來參加的各界人士多不勝數，除了各層樓台、餐廳爆滿而外，寺的兩傍廣場，也用降落傘搭起帳篷，紅的白的，猶如佛頂上的寶蓋，嘉賓們可以很舒適地在底下一面用餐，一面欣賞周圍花木，享受大自然風光。

落成開光法會似乎隨着大眾歡笑熱鬧的午餐後而宣告結束，事實不然；開光、落成不過是隨俗的儀式而已，法會的內容應包括典禮前之七天講經，及此後三天禮懺法會。即夏曆十一月十六日起一連七天，每日下午三時至五時，由聞名海內外的高僧演培法師宣講「維摩詰經方便品」，令其弟子淨勝居士翻譯粵語。法師博聞強記，精通三藏教海，加以聲如洪鐘，口若懸河，辯才無礙，將本經主角維摩大士的殊勝功德，諸如：深入社會，現種種身，以四攝六度，化導無邊衆生，表現塵欲不染，「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的大乘真精神……，皆能極盡善巧，深入淺出，清晰地介紹出來，進而激發大眾的宗教情懷，厭惡無常、苦、空、無我、不淨之凡夫身；發無上菩提心，運用深邃智慧和廣大悲願，化度衆生、欣求佛道，以成就如來清淨功德法身。

講經圓滿，頗多聽衆承受大士正確啓示，以佛陀為理想典範，向偉大的菩薩看齊，發大菩提心，從歸依三寶受持五戒為入門，漸次邁向菩提大道。為成全聽衆聞法發心的功德，滿足他們渴求勝法的志願，遂擇定落成典禮之翌日（夏曆十一月廿四日）下午三時舉行傳授三歸五戒、菩薩大戒之儀式，禮請超塵長老、厚基法師為引禮師，演培大法師為得戒和尚，正式成為大乘菩薩，崇高德行的實踐者，真理與自由的追求者。

從廿三日起，由印公導師高弟子厚基法師等領導信衆禮拜千佛寶懺，以此禮佛懺悔因緣，滅罪興福，長養佛法純潔的信心，加強為法為人的志行。

最後，舉行傳燈儀式。燈，象徵着光明，以此引發我人內心智慧之光。傳燈，取自維摩經無盡燈之義；禪宗亦頗重視傳燈之義，有景德傳燈錄傳世，為佛弟子，於堅苦修學，自受法益之餘

，並遠眺如來遺法，繼續燈明，使佛法真理之光，照耀大千世界，驅盡衆生一切無明黑暗，共同過着永恆福樂、清淨、自在的生活！

以上是此次法會內容之全部，觀其種種活動，講經，聞法開解；禮懺、歸依；傳燈，自行化他。如此行解並進，福慧雙修，自他兩利，深契於圓正佛法修學之道。不過，話說回來，開光落成典禮，僅僅是無盡弘化工作的開端而已，深信吾師佛門龍象，悲智雙運，必能勝任地完成佛陀賦予的神聖使命——內修外宏，安僧導俗，住持正法，利樂羣生！

甲寅夏曆十一月廿七日於越南

稿約

本刊自三十期起刷新版面，充實內容，並提高作品水準，以副讀者雅望。敬請批評、指教，多提意見，以便逐一改進。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四衆投稿。

來稿一經刊錄，敬致薄酬，每千字自十至二十港元。

來稿請用稿紙，以便核計。用白紙者，請註明字數。

來稿文體不拘，悉聽作者方便。

來稿請勿兩面書寫，亦勿過於潦草，以免誤植。

來稿長短不論，視內容需要為準。若能在四五千字之間，更佳。

來稿刊錄與否，概不退還，請特別注意，自留副本。

來稿筆名聽便。但請附真實姓名及地址，以便匯寄稿費。

來稿一經刊載，版權歸本刊所有，如有一稿兩投等情，皆作却酬論。

來稿本刊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先聲明。

來稿請逕寄本刊編輯室，切勿托人轉交。



推介佛教寶庫『中華大藏經』

慧嶽

佛教慧命，能延續至今以至盡未來際，實專賴佛陀所說之教理（經藏）、戒律（律藏），及歷代祖師所著論疏（論藏）等三藏聖典——大藏經的存在。三藏聖典，依語系可分為：巴利文系藏經、西藏文系大藏經、漢譯大藏經，及蒙古語系大藏經，滿洲語系大藏經，其中蒙古及滿洲文之藏經內容，惜筆者缺乏資料，無法明瞭！

①巴利文系（西印度語）大藏經

佛陀圓寂後百年乃至二百年頃，由二十部派中的上座部所集成的聖典，於西曆紀元前三世紀頃，即阿育王時代，由馬賓羅（Mahinda）（一譯摩哂陀）尊者，弘傳於錫蘭，繼而擴展傳播於緬甸、泰國、柬埔寨等地，稱「南傳佛教」，其所傳經典即屬巴利文系之大藏經。其內容為：

（一）律藏 1 經文別部（分別解說戒律的本文。A 比丘，B 比丘尼）。

2 犍度部（教團之制度。A 大品十篇，B 小品十二篇）。

3 附錄（共十九章）。

（二）經藏 1 長部（佛陀與弟子們等三十四經）。

2 中部（一五二經）。

3 相應部（短經二千八百七十五經）。

4 增支部（以法數集成的二千一百九十八經）。

5 小部（輯前之四部遺漏，共十五經，及歷代長老之詩集等。）

（三）論藏

共計七篇：即『法集論』，『分別論』，『界說論』，『人施設論』，『論事論』，『雙對』

論』，『發趣論』。

關於巴利文系大藏經，現已有：英、日、德、法等國文的譯本，其中最完整的還是日文譯本（一九三八年出版），具六十五巨冊，稱為『南傳大藏經』。

又此一文系之大藏經，其特徵為不含大乘教理，乃係純然原始教團之綱要及原典的保存，這是值得我們予以注意的。

②西藏大藏經

西藏文系的經典，是由「甘殊邇」（Kanjur）經律，與「丹殊爾」（Tanjur）論疏兩大部門結集而成。從西紀元七世紀至十七世紀中，以梵文為主體，兼有一少部份的巴利文，以及于闐、蒙古文，中文等的重譯。在該藏之中，甘殊爾部份，具一百函，為一千一百零八部，丹殊爾是二百十三函，計為三千四百六十一部。在全藏之中，互通漢譯的共計有五百五十一部，其餘的三千部以上的都屬密教方面的。

③漢譯大藏經

中文系的大藏經，最初是由安息國的安世高大師（西紀一四七年入中國）翻譯小乘。月支國的支婁迦讖大師（西紀一七八年頃來華）譯出大乘經典。繼之，更由印度或西域，我國高僧的增譯及著作所結集的大成。在宋朝開寶四年（九七一），始以本版刊行，全藏有五千餘卷，降至明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刊行的明北藏，共計六千七百七十二卷，更至清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即增加為七千三百三十四卷，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復增加為八千四百一十六卷，而傳至日本，在大正（一九二四—一九三一年）年間所結集的『大正新修大藏經』即達一萬一千九百七十卷之鉅（其中重複本，亦有百部以上）。

④『中華大藏經』的殊勝

中文大藏經，雖經歷代以來的刊行，每有增加，但至現在猶缺宋代以前之珍本，及宋代以後高僧的著作，且其刊行亦不甚普及，致使現代學者，無不異口同聲的希望早日重印刊行海內，殷殷的渴望！莫可慰藉。是以印順導師、屈映光、趙恆惕、蔡念生等長老，有見及此，遂發起成立修訂中華大藏經的刊行，因『大正新修大藏經』，雖數逾萬卷，仍難免重複，或遺漏種種缺憾，故所謂修訂之『中華大藏經』，乃經該會蔡念老從先後所出版的三十一種目錄，以作對照，將歷代中外已入藏的不重齣，不漏缺的編入爲正藏，尚未入藏的儘於蒐輯編爲續藏，所謂「集各藏的大成，補各藏的未備」（念老之語），因而成就此空前的大創舉，誠爲有史以來最完善的唯一大藏經。故『中華大藏經』是可與『四庫全書』先後輝映，成爲中國文獻寶庫的雙璧。

『中華大藏經』，具有如是殊勝價值，是以日本佛教大學前大學長惠谷隆戒先生，曾稱讚爲「東洋文化的大金字塔」，由此可知『中華大藏經』，對於今後研究東洋文化的學者們，實爲一部不可缺少的重要寶典。

最後，值得欣喜的是「請價」低廉，因筆者曾於民國五十年秋，在日本願意付出新台幣拾伍萬元，擬請『正續藏』，竟無法請到，如今論數量，可以說較「正續藏」多了幾倍的『中華大藏經』，更且在紙張高漲的當兒，竟取價如此的便宜，全藏只收新台幣拾壹萬肆千伍百貳拾元（精裝本），這還可證明我國佛教徒，爲法寶流通的服務精神，眞使人不勝敬佩之至！故甚望研究東洋文化的大德們，切勿失去此千載難逢的機會，迅予購請，以廣法緣。

再說：『中華大藏經』，不僅是擁有東方文化思想的大學，或研究所必備的寶典，而且也是在家的佛教信徒們，發心供作功德，請了恭奉於寺院裏，以供大眾研究，亦屬功德無量！再如寺院之中，如缺少『中華大藏經』，那就失去三寶中的法寶，是以筆者誠懇推介，每一寺院都需恭請一部『中華大藏經』，以爲鎮山寶典。——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八，寫於碧潭澹雲精舍

（上接第5頁 瞿曇佛陀傳）

如果採用了這種方法，即使不能全盤的描寫出這歷史人物佛陀的全貌，但在可能的範圍以內，是不是就能夠寫出接近於那眞的史實和事蹟呢？

說起來：如果要寫歷史的人物照實的描寫出來，那在近代也是不可能的，因爲，著述者必定會附加着自己主觀的評價和批判，何況，要描寫出關於大約二千五百年以前，在歷史上和宗教上的偉人，那是更不可能的事實。現在，只好照前面所顧慮得到的情形，加以整理，再進行研究，來作爲寫本書的旨趣。

上面所列舉的佛陀傳記，是距離佛陀很遠的後代學人所寫成的。在古代的經典中，竟沒有可以作爲佛陀傳的存在！關於佛陀的實際生活情形，只有片段的說及而已！沒有詳細的記載，這是因爲佛弟子們，未曾把佛陀的生活事蹟，作爲問題而記述的緣故。

現在，試將基督教的情形與佛教的情形，來作個比較，那就很顯著了。基督教的聖典『新約全書』豈不是明述着基督一生的事蹟，關於這事，德國的佛教學者歐田伯美（Oldenberg Heymann）曾說：「在釋尊的生活中，以及他的死去，都沒有和耶穌受難的生（Passionsgeschichte），可以互相對比的事件。故對於這位完人——佛陀來說：實際未有生起的存在觀念，就是所謂苦、樂也不復存在的」②。

在佛陀的一生當中，雖有個人的怨恨，如提婆達多的迫害，但卻未曾受到過政治權力的壓迫。

佛陀的一生，從外表上看來，是非常的平穩，因而受難的事，就不太使人注意到的。可是，比這些更加重要的事，卻是一般印度人及佛教徒，在於觀念上的思惟方法，因印度的一般人，是重視萬有普遍性的理法（現象），而忽視個別的事跡，因之佛教徒，也都是強調着永遠而普遍的教義（眞理），所以對於歷史人物佛陀的個人事蹟，也就被埋沒於神話的徵象，和隱於空想的背後了。

註：①例如 Kern. Manuś of Indian Buddhism, pp. 12-46.（立花俊道

譯『佛教大綱』是依照『因緣譚』Jataka I, pp. 47ff. 敘述佛傳。

② H Oldenberg Aus dem alten Indien. S. 46.（未完待續）



在倫敦的中國佛像面前

馮永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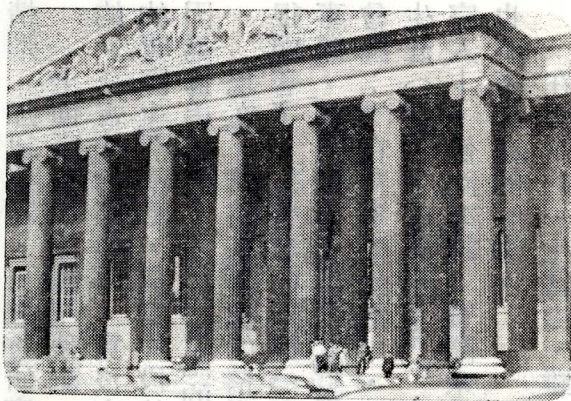
今年的暑假，承研究所的推薦，我獲選了星島日報「歐洲學生觀光團」的免費名額，有機會遊歷了西歐各國的著名大學、博物館和皇宮。其中如劍橋、愛丁堡大學、梵爾賽皇宮、羅馬梵諦崗、巴黎聖母院……固然都使我難忘，但最難忘的，却是大英博物館內的敦煌佛經與佛像，它曾使我默默地沉思、反省。在這裏，我試圖把當時的心境寫出來：

在倫敦、同學們最盼望去參觀的是「大英博物館」。認為不參觀大英博物館簡直不算來過倫敦！
在八月廿九日上午，團裏的汽車一早就把同學們送到大英博



像漢羅質瓷彩銀國中

物館門口，這真叫人開心極了，此刻天色還早，博物館尚未開門。據說裏面極大，所藏珍品極為豐富，幾天也沒法看完。於是我們決定只選中國敦煌



館物博英大

的部份看看，並且先在地圖上看準了它所在的位置，大門一開，我就一口氣衝到佛經的——金剛經面前才停下來。你可以想到：當一個中國學生在歐洲耳聞目見，盡是英語法文，德語西班牙文……現在竟遇到家珍家寶，何等親切！現代的中國佛教青年，在異國面對琳琅滿目的敦煌遺篇珍本，何等親切。遊子們在他鄉遇到了老祖宗們寫的佛經，何等親切。心靈和經文鑄合在一起，像孩子朗誦課文一樣，我合十一字一字地讀着：「佛告須菩提，如來有法得阿耨三藐三菩提不……」，經本是手寫的，封在有空氣調節的玻璃窗櫥裏。讀完了一頁，伸手想翻另一頁，手被玻璃擋駕，真個是可望不可即，雖然是自家珍寶，想多看一頁也不能了，我的心靈又從經文裏回到現實世界，輕輕嘆了一口氣！除非是麻木不仁，誰也不免感慨嗟嘆



像佛刻石國中之美精刻雕 ▲

，想離去。但我還是留了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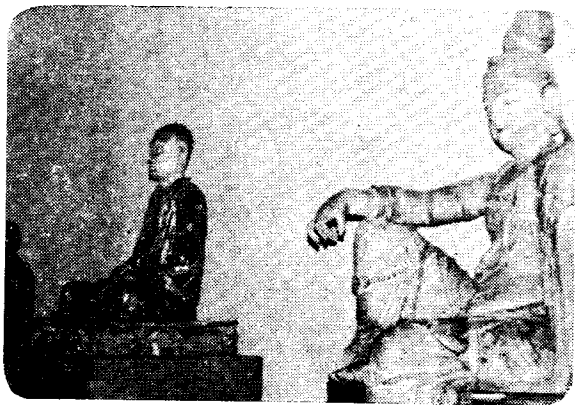
樓下是經典書籍，二樓是文物、雕塑、及藝術繪畫、書畫。從樓下至二樓，潤潤的梯間也擺滿香爐、鼎、鐘之類的中國古物。在二樓的佛、菩薩塑像面前我一一禮拜了，因為我是佛弟子。博物館的管理員，很熱情地把許多關於館內的敦煌文物的資料介紹書送給我，告訴我可以在館內隨意拍攝。在這時，團裏的同學都不約而同先後來到敦煌文物陳列室裏，默默地站在佛像前，我站在乾隆皇帝御筆寫的書畫前靜靜地鑒賞。不停把心愛的祖國文物，一一攝入鏡頭。敦煌的文物喚起了同學們的鄉土感情和民族意識。同學在梵爾賽皇宮參觀時，那蹦蹦跳跳。高談闊論，滿面春風的神色，在大英博物館裏大家都感慨繫之，沒了表情！

在文殊菩薩塑像前，我看見了塑像被斧鑿的斑痕，非常清晰

！我想：我如能把這些敦煌珍本統統吞下肚中，回家又把它吐出來，那多麼好！大好的珍寶，流落異邦，不能難過？我幾乎不能控制自己，想痛哭

，一望知這塑像在當年，被人用斧頭砍鑿了，強行搬離原座的，遺下的斑痕。就像大樹被樵夫砍過一樣。「西方三聖」壁畫面積很大，它的高度大概佔陳列室的百分之八十。莊嚴肅穆，畫面上有十二條齊整方正的條紋，顯然是重整時彌補過的，可見當年是被鋸解了運出中國的。在倫敦的佛像面前，我想：我國的文物精華，飄零海外，流落在倫敦、巴黎、列寧格勒、日本、西德……反而得到良好的保存，中國人為什麼不能好好珍惜保存先人們珍貴的遺產呢？我在默默地想、並黯然離開了博物館。

當我再看見倫敦街頭古色古香的樓宇的時候，我再次聽見英



像薩菩音觀代宋國中 ▲

國人自豪地向同學指述，這間屋已壹百年，那間屋已壹百二十年……我由衷地欽佩英國人那種有根而持重的保守精神，有根故能持重，有根的「保守」故能「創新」，能「繼往」故能「開來」。

佛經常說：「說者如爪上土、未說者如大地土」。我寫在中國佛像前的感慨，只得如此。

訂購內明，分贈親友，是廣結善緣，增長福慧的最佳禮物！



星洲佛教縱橫譚

蕭慕迦

(續上期)

不用說，英文佛教會(English Section of the Singapore Buddhist Association)是攝化一批受英文教育人士，原名星加坡佛教公會英文部，由錫蘭那拉拉提拉比丘(Ven. Narada Thera)倡組，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正式成立，並得到愚那拉旦拉比丘(Ven. Nayaka Thera)、轉道和尚、瑪哈威拉知拉比丘(Ven. M.M. Mahaweera Thera)及泰國駐星洲總領事，鑾務里沙拉先生(Mr. The Late Luang vudhisara Netinai)贊助，會長陳景祿居士，會員多屬僑生客寄者，源出馬來話音譯，指的是僑生華裔，生活習慣本地化，英語、馬來語叻叻聲，本身母語少用關係，久之就講不好了。一九四〇年，太虛大師第三次途經星洲，受請到佛教會說法，並留詩題贈云：「如果發願成佛，先須立志做人，三皈四維淑世，五常十善嚴身」。那個時候，英文佛教會沒有固定會址，一度租賃黃籠三十一巷一間兩層樓作聚會。日軍南侵時，借會員住宅聚會念佛。一九五二年會員陳金德居士獻贈惹蘭斯年一塊地皮，作為建會所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請瑪哈威拉知拉比丘(Ven. Mahāweera Thera)動土奠基禮。一九五四年會所建成，五月十日請廣洽法師主持開幕。一九五八年，會長陳景祿居士發心出家，赴泰國依南傳披剃，法名「法樂」，回星洲後，以比丘身，仍領導英文佛教會，照常每星期日舉行念佛，講經等聚會，既學南傳佛法，亦奉北傳行持，融會貫通，表現不俗。復在會堂斜對面，購地添築會所，擴大弘法活動。法樂比丘圓寂後，由法寶比丘繼任會長職務。

佛教居士林，從開始到現在，完全是福建在家信眾聚合的團體，一九三三年，由李俊承、黃曼士、丘淑園、莊篤明、莊丕唐諸閩南富商，名士發起組成，林員清一色是福建人，請轉道、瑞于等長老為導師。內分弘法部、修持部、慈善部、青年部。每週定期念佛，並講法宣傳，每年冬歲皆捐集鉅款，施贈貧苦老人。有一年，佇候的貧老把居士林大門擠倒，死傷數人，可見受施人數之衆，後來才改變施捨方法，憑證入場，三四十年来，從不間輟，極得社會人士稱道。歷任林長有：李俊承、張淑源、李振殿、丘淑園諸居士；董事莊丕唐、鄭天柱、羅嘉兆、陳輝煌、莊為麟、潘慧安居士等。現任林長陳賜曲居士，發展林務，功績彪炳，一九五五年購得隔壁舊屋空地三萬餘方尺，孜孜十年，至一九六五年，一所壯大輝煌的林宇，在金炎律擴建起來。年來相繼聘請轉岸、廣洽、宏船、竺摩、演培、廣義諸名德法師為導師，每週舉行三次集體念佛，每月定期請鎔素學者演講，場面浩大，盛況空前。

星洲佛學會是中國佛學會的名稱，一九四六年由慈航法師倡組，成員有華智、廣洽、念西、星光、志航諸法師；張耀東、張顯玉、林達堅、李慈靈、畢俊輝等居士參加，會址設靈峰菩提學院，大家抱着「學學」而已的態度，談不上什麼成就，慈航法師走後，這個會與僧伽策進社同一命運，不宜而散，徹底瓦解。

正在蓬勃發展中的新加坡佛教總會，是在一九五〇年綜合各寺菴僧俗團體混合組成的，代表着各階層佛教徒傾向，在芽籠三十四巷，有着龐大的會所。仿照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章程，設主席一名，副主席一名，常務委員七人，監察委員三人，候補委員四

人；內列弘法組、交際組、財政組、慈善組、總務組，各組立正副主任各一名，另聘受薪文書座辦一人。兩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又分團體會員與個人會員兩種。李俊承居士為重要發起人之一，從首任主席至蟬聯七屆，共被推選擔任主席十四年；在他任期內，籌建了會所，接辦了菩提學校，開發了陳光別居士獻出十四依葛四十餘萬方尺地皮為佛教墳場，聯合各民族佛教團體，向政府爭取到佛誕衛塞節為公共假日。他不愧是位有魄力的社會聞人，曾任本邦中華總商會會長，擔任過華僑銀行董事主席。他早年皈依印光大師，法名慧覺，獨資在印度鹿野苑聖蹟上建中華大覺寺，在星洲關九華山，造報恩寺。一九六四年他辭卸佛總會主席職，由副主席宏船法師繼任，常凱法師為總務主任，重要職權漸次移交給僧寶掌握，改章程任期一年，因此年年選舉，宏船法師年年眾望所歸，在無對手的情形下，年年中選蟬聯主席。他是位有涵養的長老，少說話、多做事，加上總務常凱、廣義法師輔助有方，會務一日千里，蒸蒸日上，發展佛教文化、教育、慈善事業，維護山門利益，抗議不良影片上映，創辦南洋佛刊，開設佛教施診所，每年衛塞節籌募鉅款，施濟貧老及殘廢人羣，做得有聲有色，深受社會人士讚揚。

世界佛教社(The World Buddhist Society)，正式成立於一九六二年，以聯絡世界佛教徒，融合南北傳佛法為宗旨。發起人為中國成元加舍波法師，聯合緬甸 Rev. Ashin U. Wandiya 法師，林時讀居士，泰國 B. C. Pakasit Buddhassan 法師，錫蘭瑪克威拉(M. M. Mahawera)法師，柬埔寨 Rev. Suwannajoto 法師，鄭木榮 King Wen Hwa，Lin Keng Leong，Lin Chwee Eng，Wong Foo Siong 居士等，向政府申請註冊，得到批准為合法佛教社團。內分主席、中英文秘書、總務、財政各組，每年選舉一次。唯社長要職，必須托鉢食飯，過午不食，手不摸錢幣之比丘，方克充任領導。十多年來，主席皆由成元法師蟬聯。印度、越南等地先後設有分社。一九七〇年，在星洲總社創立世界佛教大學，課程有巴利文(Pali Language)、梵文(Sanskrit Language)、華文(Chinese)，各個佛學系統，經教育部註冊備案為佛學

專門學府。

自從一九五一年有了世界佛教聯誼會這個機構，星洲就有了分會設立，會長一向由畢俊輝居士擔任，至於會員人數若干，組織內容如何？就不大清楚。只知道每逢衛塞節，畢俊輝會長出面，向各方佛教徒籌募善款，分發社會慈善機構。

在一九六四年成立的星加坡佛教青年弘法團，發起人鄒秉城居士任團長，他以前在居士林熱心服務，懂得很多，有領導才能。參加團員現已有四五百人，朝氣勃勃，幹勁十足，初借福海禪院活動，一九七三年自購團所，不時請出家人說法，也舉行念佛、拜懺等法會，無疑地，將成為佛教一支生力軍。只是，「團」名「弘法」，負荷不輕，曾有人為文提出改名「學法」或「護法」青年團，比較適合現實。這個善意建議，年輕人嘛，值得尋思考慮。

說到大專學院設立佛學會，就要叫人拍爛手掌。全星洲共有四間高等學府，唯一以華文源流為主的南洋大學有「南大佛學會」，英語媒介的星加坡大學，有「星大佛學會」，新加坡工藝學院與義安工藝學院，同樣有它們的佛學會，會員主要是學生外，也有教授或講師參加。其次，不屬教會辦理的中學，有些也組織了佛學會。可見，佛陀的光明，照亮了年輕青年人的心房，佛法的真理，打進了知識青年們的腦海，象徵着佛化事業，充滿了無限希望。

六、教育事業

處在異域環境，維護本身教育生存，已感不易，要把佛教的教育發展開去，那就更加吃力了。用這樣的尺度，來衡量目前星洲的佛化教育，應該是令人滿意的。遠在一九四二年，原籍北京，僑居星洲的張顯玉教授，早年皈依太虛大師，後從慈航、法航二法師遊。他在三角埠創設中國語文學院，專為社會年青人補習華文，附設佛學研究科，此為星洲有佛學教育之始。

(未完待續)

從參加大覺寺佛七說起

鄭僧一

甲寅臘月紐約大覺寺舉行一年一度念佛七，適值學期結束，放假一週，因緣殊勝。李金玉同學自波城遠道前來參加，囑就管見為旅美佛青通訊補白，固辭未獲，勉陳一得。

念佛一般認為愚夫愚婦事，所謂「有信無智長愚痴」，無可諱言。獨此次法會主七和尚敏智老法師暨諸上人皆妙解深經，兼通世典，倡老實念佛，「不重神奇重正緣」（仁俊法師詩），僧俗濟濟一堂，詩意禪意佛意，直溯當年廬山結社（與會僧俗不少能詩），彷彿置身江南名剎（敏公前為常州天寧寺方丈）。印光法師曾將觀音偈「灣灣秋月鎖眉頭」改為「巍巍金佛立冠頭」，正可為此念佛七莊嚴肅穆雄渾氣派寫照。懺雲誠祥二法師千里來集，壯觀彌盛。

佛教是一心的宗教，念佛旨在「專思寂想」（見廣弘明集慧遠念佛三昧詩集序），集中心力，摒除雜念，滅煩惱，離衆相，破五蘊之妄，顯一心之真，而還我本來面目（佛性）。禮佛繞佛，齊步武，集心志，所以助長菩提，「勇猛丈夫」之事，前賢所謂文人慧業也。

佛七之第二日，值有新亡者超荐，面對功德堂，念誦至虔切處，聲淚俱下。憶當年，先君叔祖富甲一方，澤及遐邇，到如今，灰飛煙滅。人命在呼吸間，念佛益切，賢愚貴賤，平等平等。

涅槃經卷一：「如父如母，如姊如妹，慈悲相向」，卷四佛稱在家婦女為姊，此次佛七氣氛亦復如是，而佛教大檀越沈家楨居和如伉儷親自下廚，為衆端飯，親切無間。法會圓滿後，老法師等法喜充滿，詩興大發，東林餘風猶在（遠公以諸賢念佛三昧詩，仰援超步拔予之興，俯引弱進，垂策其後，非徒文詠而已），真盛事也。

大覺寺敏、仁二公，暨學者比丘淨海，知識分子日常，通如諸上人，皆謹律息心之士，不以不知為知之，亦「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高僧傳釋道安傳），但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說高人。爰將一窺之見，貢獻於旅美佛教末

來接班人，是為記。一九七五年二月一日寫於紐約大學館舍

佛州小草

鄭烘雲

甲寅歲暮大覺寺佛七圓滿四首

其一

重來紐約多清味，寶剎為隣暢指迷，佛七稱名餘念伏，蓮花步步一心齊。

其二

涕淚交流日向西，莊嚴肅穆長菩提，俗情破盡心光滿，夢裏依稀佛韻低。

其三

稱名禮念總相宜，耳聽心觀（平聲）口不離，念到無心無念處，自然得個轉身時。

其四

阿弟為文姊賦詩，相從應復重（上聲）提撕，同圓種智芬陀利，他日蓮池妙品齊。

一九七五年二月一日寫

敬以十二韻恭祝

趙會珏

稷生仁長老大哥

八秩榮慶

昆池家聲德遠流

負笈重洋高瞻視

愛國愛家孰後人

結社輔仁從茲始

自覺覺人轉風氣

砥礪德行萃邦梓

至心欲挽國利權

貿遷計劃待時起

抗日金融具良策

桐油貸款嘆觀止

艱鉅萬里濟無間

軍需民氣得所持

鐵翼遠謀助飛虎

凱旋速臨舉國喜

賢助鹿車惜早折

種德深厚茂蘭芷

堂堂天爵向期頤

康強自有養生旨

為文述德國之光

領導羣倫迄未已

海外競祝老人星

杖履春生良有以

如松如柏如南山

偉哉人瑞無量企

弟趙會珏偕寶昭華同賀



姑蘇城外寒山寺

雲遊子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蘇州寒山寺，以唐張繼之「楓橋夜泊」詩而聞名於世。

寺在江蘇吳縣西十里之楓橋，平疇綠野間，有亭翼然，即寒山寺之鐘樓。寺內花木扶疏，碑石林立，乃佛寺而兼有園林之勝者也。楓江樓點綴其間，益增旖旎。楓江樓建築精緻，風姿秀麗，登樓遠眺，楓林小橋，曲水帆影，姑蘇景色，盡收眼底。迄今回憶，猶悠然神往。

寒山寺經始年月，已難稽攷，據傳建於梁武帝天監年間（公元五〇二—五一九）原名妙利普明塔院，元、明間，屢毀屢修，今之鐘樓，重建於明嘉靖年間（公元一五二二—一五六六）。

何時更名為寒山寺？已無文獻可攷，以張繼詩視之，則唐時已聞名矣。傳寺以唐代高僧寒山子曾住於此，因以得名，此說見於明初姚廣孝文：「唐元和中，有寒山子者，來此縛茅（草屋）以居，尋遁天台寒巖，與拾得、豐干為友，終隱而去」。其說距元和已六百餘年。

高僧傳載：「寒山子，世謂為貧子，風狂士也，幽止天台始豐縣西七十里寒巖中。時國清寺有拾得者，寺僧使知食堂，恆拾家僧殘食菜滓，斷巨竹為筒，投藏於內，若寒山子來，即負去，或經行廊下，或時叫喚凌人，或望空漫罵，寺僧不耐，以杖逼逐，則翻身撫掌，呵呵徐退，然其布襦零落，面貌枯瘁，以樺皮為冠，曳大木屐。初台州守閻丘（一作閻丘胤）入寺問寒山，見之而拜，寺僧驚曰：大官何禮風狂夫？二人連臂笑傲出寺。閻丘復往寒巖訪問，送衣裳藥物。高聲唱曰「賊我，賊退」。便身縮入巖穴中，其穴自合。寒山有詩題於山林間，集之成卷，云寒山詩集

，行於世。」（按四庫書目有寒山子詩集二卷，豐干、拾得詩一卷。）初無止姑蘇寒山寺之說。而天台國清、寒巖諸寺，頗有寒山拾得遺蹟。民初高鶴年居士「名山遊訪記」中，曾數數道及：「初七日，原路十里，出張家隴，分路，五里寒巖寺宿，有龍髮洞、潛真洞。米芾書：『昔寒山拾得修道於此。』洞口高數丈，深亦然。湛然和尚開山。寒山詩曰：『重巖我卜居，鳥道絕人蹟是也。』」巖前削壁，屹立摩空，轉北數武，怪石森然，上有雙峯倒側，號曰合掌巖。常有光如月，號石月寺，巖洞中透光，有棲真洞，泉由巖下，東有響岩、日光洞、月光洞、天柱峯、洞中天諸勝，皆寒（山）拾（得）二大士隱處。此處岩石，足稱奇絕。」「至國清寺，羣峯圍繞，林木參天，山明水秀，風景絕佳，時已入暮，前有雙澗合流，南注大溪。經豐干橋入寺。十一日，參禮各殿堂，看漏沙鍋，叩禮三賢堂，豐干、寒山、拾得像。」「……二十里寒巖寺、寒山子棲息處。四山聳秀，千澗瀑流，院置巖下煙雲紫翠間，故南山之勝，惟寒明二巖。上寒山寺，殘敗，內住二人，再上寒巖洞，洞極高大，裏有龍髮洞、潛真洞。名曰「寒巖夕照」八景之一也，寒山詩云：『為愛寒山道，絕無車馬喧，獨臥重巖下，長伴白雲間』。十八日午後，五里明巖寺，僧全宰棲禪處，巖谷道狹，兩石夾峙，號石門，前對奇峯，重巖疊壑，相傳寒山、拾得隱身地。唐貞觀中，豐干和謂閻邱太守曰：『寒山、拾得，文殊普賢化身也』，太守往謁之，二人笑曰『豐干饒舌耶』。遂隱身入巖中不復出，故詩云：『有路不通世，無心庶可攀，石床孤夜坐，圓月出寒山。』是則天台山固亦有寒山寺，或以同名而誤傳歟？

（下轉第9頁）

▷ 寒山寺照壁。



佛敎名
勝不絕

輯

選

光

風

寺

山

寒

樓 鐘 寺 山 寒 ▽





△寒山寺一角



寒山寺觀音殿

（前）春日見即開宮井井開不著，自念願段之財，主願觀
 音殿觀，蘇人，授與刃，外觀齋潔觀升六宮財，（明宮我
 皇東志願會殿觀）
 凡十日告告曰：吾今歸盡，言盡坐亡，著八十四。
 蘇人觀齋，八十人言不著，自公財齋升觀。觀其具觀
 寒山寺，寒山寺內，景三觀齋觀齋觀，觀曰



法幢錄

哲聞編述

道信付法法融禪師

禪宗四祖道信大師第一世法嗣法融禪師，年十九，學通經史，後閱大部般若，暢達真空。忽於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乃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繼入金陵牛頭山中幽棲石室，有百鳥啣花之異跡，唐貞觀中，信大師至南京，遙觀氣象，知此山有奇異之人，親自尋訪，問僧有道人否？僧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那箇是道人，僧不能對，別一僧云：此去山中十里，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禮，莫非是道人。

祖遂入山，見師端坐，目不顧，祖問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以對。便起作禮問訊，知爲道信大師，遂引至小庵，稽首請說法要，祖曰：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關涉，與佛何有懸殊，更無別法可說，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佛有十號正徧知是其一）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三祖）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達者五人，傳承汝之玄化，（即法融禪師下二世智嚴第三世慧方第四世法持第五世智威第六世慧忠諸大禪其旁出法嗣不計）信大師付法訖，遂返雙

峯山終老。融禪師處自此法席大盛，唐永徽中，徒衆乏糧，師往丹陽化緣，距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每日不闕。博陵王常來問法，其中有問曰：恰恰用心時，若何安穩好？師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法語甚多，不詳錄。

烏巢禪師開示白樂天居士

杭州烏窠道林禪師，九歲出家，二十一於荊州果願寺受戒，後至長安西明寺見復禮法師，學華嚴起信論，禮法師示以真妄頌，教修禪那，適唐代宗詔徑山國一禪師入都，謁見即得正法。及南歸西湖，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時人謂之烏巢禪師，復有鵲巢於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爲鵲巢和尚。有侍者會通，忽一日欲辭去，師問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爲法出家，不蒙和尚垂示教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會通問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會通遂領悟玄旨。元和中，白居易樂天居士，出任杭州太守，入山禮謁，問師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白居易云：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心不停，得非險乎？樂天居士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居易曰：此語三歲孩兒也解得，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公悚然作禮。師於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壽八十四。

烏窠法嗣會通禪師

會通禪師，杭人，姓吳氏，於唐德宗時任六宮使，（即宮廷內務大臣）春日見昭陽宮花卉開謝不停，自念虛幻之相，生厭離

心。帝一日遊宮，問曰：卿何不樂？對曰：臣幼不食葷羶，志願從釋。帝曰，卿兄弟俱富貴，欲出人頭地不難，惟出家則不可。月餘，帝觀其容顏憔悴，命王賓相其貌，奏曰，此人當紹隆三寶，帝召謂師曰，如卿願，任選時日遠近，師喜謝，適得鄉訊母病，帝厚賜遣歸，韜光法師爲引見烏窠禪師，即與結庵創寺，寺成，啓請曰：弟子七歲蔬食，十一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爲出家故休官，願和尚授與僧相，烏窠曰：今時僧衆，少有能精苦者，行多浮濫，師曰：本淨非琢磨，原明不隨照，烏窠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即是眞出家，何必假外相，汝當爲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謝靈運之儔也。師對曰：理雖如此，於事何益，倘垂攝受，誓遵師命，三請皆不許，韜光堅爲代白曰：宮使未嘗娶，亦不蓄侍女，禪師若不拯接，誰能度之。烏窠即與披剃具戒，師自此晝夜精進，誦大乘經，而習安般三昧，後爲辭師遊方，烏窠以布毛示之悟旨，世人稱爲布毛侍者。

一貫別傳儒宗類

易經乾卦——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太和乃利貞說：廓澈圓通，虛湛靈明，此即乾道之體，本自無動無靜，因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而有動靜，靜極復動，則爲情，爲識，爲六根，爲聲色。動極復靜，則爲性，爲智，爲六通，爲寂定。千變萬化，無不是此冲虛之氣以正之，吾人根身如是，物的器界亦如是，故物有清濁，人有智愚，然愚可以智，濁可以清，在保合太和而已。所謂利貞者，因元亨爲天之通，利貞爲人之復也。孔子彖傳釋辭云：乃利貞，可見物物皆可保和而復虛，人人悉能盡性以至命矣。楞伽經云：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普徧興造一切趣生，譬如幻師伎兒，變現諸趣，離我所，正合斯義。

復卦——復見其天地之心乎 參禪之人，如剝芭蕉，剝一層又一層，剝至無下手處，始得打成一片。蓋剝落既盡，纔復見天心。當此之時，一心大定，萬慮冰消。靜到極靜，然非死灰橋木之謂，要見如如之中有了了，明明之中有曉曉，至靜之中有至動者存在焉。卦辭既云七日來復，是則陽去而陰來，陰去而陽來，乃

自然升降之理也。（若以生理言，以中醫醫經言，七日一候，即是來復，爲自然科學之不變理則，然西方醫者不知研究也。）何必靜以養之，剝之以復耶？邵康節曰：乾遇巽時觀月窟，此動極復靜也；地逢雷處見天根，此靜極復動也。（乾巽觀雷皆卦名）一動一靜一呼一吸而爲天地造物之消息，惟是吾人得此一動一靜之間者，又是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只此至妙之道，不可以有無言，而亦未嘗無有無；不可以動靜言，而亦未嘗無動靜，蓋靜以養之剝以復之者，正齊生死爲一狀，會萬物爲一府也。觀音大士云，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衆生，與諸衆生同一悲仰，此其見天地之心乎。

大學之道一章

釋氏曰性覺妙明，儒家曰明德，同一最上乘學問，惟此明德，不獨自己所有，一元方判，恆沙之機樞已成；三有始形，剝海之淵源俱澈，有性無性，悉由茲一化之門也。故衆生之善者，吾以明德之理指導他；衆生之不善者，吾亦以明德之理指導他，必致之同遊於非善非不善之地，乃所謂至善也。此即釋氏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之義。此至善之道，必以何法爲所修之因，又以何境爲能證之果，如來謂阿難曰，若於因地以生滅心爲本修因，而求佛果不生不滅，無有是處。蓋不生不滅之義即止也，止者，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即清淨法身也，清淨法身者，即自性之戒也，戒即有定，定者寂然不動，具足無量妙義，即圓滿報身也，圓滿報身者，即根本之智也，曰靜曰安，不出定中之正受，定即有慧，慧者，感而遂通，（易經孔子繫辭上傳感而遂通天下之務）具足恆沙妙用，即三類化身也，即六度萬行之德行也，安而後能慮也。三者俱備，則心無能修之心，法無所修之法，能所渾忘，心法一如，圓滿菩提，歸無所得，無所得故得之也。知止爲因，能得爲果，以是而修德行也。故曰君子，曰聖人；以是而利生出世，故曰菩薩，曰世尊；以是而復禮，故曰致知；以是而克己，故曰物格。物即知也，猶色不異空；致即格也，猶冰即是水，乃至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莫不以此戒定慧法而爲體爲用也。



與編者商榷二三事

未能

九成居士：

內明佛刊，自經居士主編以來，內容豐富，又得衆多碩望學者執筆，對於宏揚佛法，利益有情，發揮備至。欽佩之極！

尤其「四象堂」一欄，最爲精彩。闢欄目的，誠如足下在卅一期內所說：「四象堂所提倡的團結，是基於四象間互相尊重，互相諒解，消除隔閡……乃是四象弟子自動、自發、自覺性的團結！」這種簡單而明瞭的本旨，當然爲四象中真正佛子所贊同而擁護。

不料最近忽然殺聲震耳，大多數讀者被搞得眼花撩亂，以爲佛刊也同一般報紙一樣，採用筆戰方式以廣招徠。我也不免以春秋責備賢者之義，埋怨足下選稿失準，採用了不似出諸佛弟子之口，謾罵、傲慢的文字，污染了清淨的四象園地。原來自從和合子居士在第卅一期發表一篇有關台灣省佛教分會集會，認爲居士會破壞團結的消息之後，引起了署名「老實頭」大德的反應。於是這一片乾淨土，頓時有舌劍筆刀出現。現在姑不論誰是誰非，要知道四象堂是道場不是戰場。這樣下去如果你來我往，未免有失佛教無諍的訓誡，簡直成爲瞋恚毒惡的繁殖所，此豈足下團結四象初衷也哉？

從雙方文字看來，猜想「老實頭」可能是位出家的大德；而「和合子」大概是位在家的居士。（但願猜得不錯）自古以來出家人與在家人，就好像有道似隱似顯的微妙鴻溝，偏激的居士們對於名爲沙門行非沙門的出家人自然看不過去。而大德們如果不

依佛遺教，作非沙門之行，也老實難遮世人耳目。刊物上公開討論問題，研究學理，大家都應該站在佛的立場一切平等，不可稍存偏見。

如今這場是非，誰曲誰直，我想讀者自有公論，不用我饒舌。從今以後，似這類炮火氣味的文章，應不再出現於四象堂上，以保清淨。此欲向足下商榷者一。

其次：討論問題或研究佛理，要平心靜氣，就事論事，不可以個人之見攻訐他人。譬如最近中國佛教會改選事件，大家應該討論如何補救過去，防範未來。大德居士們，不要消極的退出組織，默默無言，要積極的以挽頹風爲己任。至於研究佛理，更應廣搜簡潔文字，切忌長篇大論。互相切磋，不論出家在家，共同修持。不妨由足下提出一些值得研究的問題，徵求四象發揮意見。此欲向足下商榷者二。

在四象堂發揮宏見的作者，如非足下素識，不妨請其除示知真實姓名或法號及通信地址外，居士們更明白告知是否皈依？有無受戒？大德們參修何所？住持何刹？此等資料，爲辦刊物尤其佛刊者所不可不詳爲蒐集。其原因爲便初學訪求善知識，直接領教之捷徑。此欲向足下建議者之三。

四象堂三字，敏智老法師建議改爲四象集，不無卓見。集者結集，所爲大家同修，利益無盡。不過「集」亦不無聚象喧囂，彼此諍競之嫌。四象堂讀來順口，且堂是講堂，聞敏老對此並無執見。四象堂「攤」頭既已開張多日，似乎不必改名。此欲向足下商榷者四。

列上愚見，意在使四象園地發揚光大，需要出家大德居士團結一致共同培植，實事求事的研討法理，以平等精神，使佛教光明徧照五洲大地。當爲佛教四象馨香祝禱的無量宏願。

後學末能合十二、十四。

劉國香居士來函(一)

洗公老法師慈鑒：

久仰德譽，每恨無緣親近，恭聆教益，蒙按期賜贈「內明」，受益良多，殊深感愧！尊刊內容豐富，編印精良，實爲導人正思正見的優良讀物，惟閱本期「四象堂」內有署名「老實頭」的作品，讀來深以爲異，似與設「四象堂」專欄的主旨相違。

那篇文章的是非如何？姑且不論，但蓄意嫁禍於我，藉口辱罵，則至爲顯然，弟子對於居士會從未公開表示過任何意見，更不會化名「和合子」向尊刊投書，況且我也和居士會沒有絲毫關係，而這位「老實頭」卻公然咬定是「出自紅樓夢研究專家的大手筆」及「紅樓有啥不好？裏邊有禪味呀於是劉三讀紅樓夢得禪味出專書」等胡說，和一些罵人的下流語句。我想那封信，到底是何人所寫，編者一定明白，我懷疑這是「老實頭」自編自演的卑鄙把戲，他爲何一再對我放冷箭，至今百思不解，前幾年某刊有一篇文章，對僧寶稍涉不敬，他就放出謠言，說那是「圓香居士的大作」，因爲他要將佛經變成小說，我表示了不同意，他曾在菩提樹上指名謾罵，我也未曾還嘴，希望他能自我懺悔，至今事隔多年，想不到他仍時刻不忘對我放冷箭，真不知他是何居心，果然是紅色細菌攻心，不可救藥了嗎？

教界同道，想來有少數人知道我寫過一部「紅樓夢與禪」，據我所知，教內讀紅樓夢出專書的，祇有我一人，他還特別標明「劉三」，這不是蓄意影射是什麼？真是卑鄙而狠毒，此人到底是誰呢？吾公可能也明白，他就是當年偽裝出家人，勾引年幼無知的比丘，一齊還俗的××，他在當地聲名狼藉，不堪聞問，無人理睬卻到處想出風頭，經常寫一些罵人的文字，四處投寄，時而「××」時而「××」從不敢以真面示人，像本期尊刊發

表他的大作，台灣刊物，也多有收到，祇是丟進廢紙堆中去了而已。這位見不得人的「作家」，不論他千變萬化，他的文字一入我目，就能認出他的真面目來，爲了維護尊刊的聲譽，還是少發表他的大作爲宜，否則「四象的聯誼場所」恐怕就要變成妖魅發洩私憤，製造是非的工具了。不知吾公以爲然否？語出良誠，尚乞垂鑒，肅此並叩

弟子圓香劉國香頂禮 元月八日

來函(二)

成公居士道席：拜讀來示，實深敬佩，承謬許倍覺慚愧！弟直魯人也，對「老」君之作，本不介意，惟前次造謠，使國內少數法師，對弟發生若干誤會，以爲真是我化名寫文章攻訐僧寶，現時過境遷，也大多明白那不是我所寫，現在他又公開用影射法，使人發生錯覺，爲我製造「敵」人，真是其心可誅。爲了不與他一般見識，才特函洗公，居士如認爲前函有刊出的必要，不妨刊出，此人正是卑劣，幾年前他曾在菩刊上指名謾罵，我也未曾理睬，冀使他悔悟，不知此人竟是難以感化，專門做些見不得人的勾當，且執迷不悟。弟實想不起與他有何怨仇，快近二十年了，在文字上，除了對外的筆鋒稍嫌坦率外，從未傷及過教界任何緇素，也未有過任何批評，前次海刊之文，是惟一的破「戒」。除卻在文字上，我與他素昧平生，了無交涉。

不知他在居士處有真名實姓否？據弟所知，他投「稿」從不以真姓名示人，足見其心地不光明，像居士會的問題，既認爲關係四象團結，理應以嚴正的態度着筆，據理立論，使人心悅誠服，像「老」君者，徒使更形惡化，加速破壞團結，察其居心，至多是爲自己的風頭，於四象之團結，有百害而無絲毫補益，不知居士以爲然否？

弟福慧俱無，不敢再奢談弘法，故自客歲十一月以來，完全棄絕筆墨，「圓香」標誌，也許不會再出現於教內刊物，如再拾筆，當遵命陳稿求教，謹此並頌

撰安

弟劉國香和南 元月二十日

不要損害「四眾堂」原則

不名

（上畧）在我們海外佛徒看來，老實頭大德這個署名並不「老實」，說句笑話，還多少帶點「老滑頭」的成份！要是「衛道心切，率直而談」，應對和文立論，為什麼要轉彎抹角，節外生枝，引證一些風馬牛不相干的題外話呢？拉那麼多人「下水」，顯然是借題發揮，似乎有欠公道？

「像台中一位居士那樣，自攪了一棵『樹』不是撈得頂濶的嗎」？這算是什麼話，朱時英居士熱心佛教文化，有目共觀，非片言可抹殺，他自和「覺生」分手，即苦心孤詣自創菩提樹，二十多年來，辦得有聲有色，有什麼「濶不濶」的？人到底是人，難道叫他餓着肚皮，只做事，不吃飯，就能過日子嗎？

說到「紅樓夢研究」一書，可想而知，乃台灣一位常發心為佛刊撰文的圓香居士大著，經皈證師道安老法師審閱，認為不妥，乃易書名為「紅樓夢與禪」。獅子吼文庫鄭重推介說：「瀟湘先生慧眼獨具，另闢途徑，揭破百年懸案，發前人所未發」。又讚該書「作者借小說而暢談禪理，可謂深得文字三昧，譽為唯一真正研究紅學傑作」，怎可與坊間『肉麻當有趣』的鹹濕書相提並論？又怎可誣為「棍書」呢？

看起來，和合子先生與老實頭大德，旗鼓相當，再加上愍廬居士參加，場面是熱鬧了，本來，熱烈討論教界問題是好現象，可是措詞用語，逐漸流為意氣之爭，似乎有違「四眾堂」原是「溝通四眾感情，消弭彼此間隔閡，促成同道友誼，加強四眾團結」的鮮明原則，有負主編關「四眾堂」的作為「四眾聯誼」的苦心和苦心菩薩月捐巨資印行內明的本懷了。

當我看到主編大德為佛門團結發出沉痛的呼籲時，差一點要掉下眼淚來。沈居士一片慈和，苦口婆心勸告大家說：「今日佛教面臨如何局面？四眾堂弟子應有所認識！有所警惕，不容再鬧情緒，作閱牆之爭。真正的佛教徒，應為整個佛教前途着想，捐棄一己成見，相忍為教，尊重對方，諒解對方，本一乳同源之義，和合共處，為發展佛教，作密切團結。」這段話，真是滿紙

珠璣，可圈可點，稱得上「義正辭嚴」，針砭時弊。倘若「有關方面」，仍無動於衷，不肯「放棄一己成見」，我行我素，各是所是，各非所非。私心用事，互相責難，各不相讓，爭論不休，亂成一團，試問還能算是佛門子弟嗎？

沈居士語重心長，大聲疾呼；「佛教是和平的宗教，是理智的宗教，我們既然是佛教徒，就應該以和平態度，理智頭腦，處理一切問題」。因此，他「要求參加四眾堂的同道」，務必以和平，理智的態度，面對當前的問題，實事求是，以理論理，開誠相與，作兄弟般的懇談；這一聲聲，一字字，無異午夜鐘聲，驚醒了好勇鬪狠者的迷夢，「化干戈為玉帛」，不再「鬧情緒，鬥意氣」；又像一副清涼劑，消「肝火」，息「瞋心」。從此明白：「肆意漫罵，互相攻訐，既傷了四眾的和氣，又把事情搞得更糟，更僵」！

沈居士真知灼見，一串珍珠似的箴言，「令人『擊節鼓掌』，三呼『好嘍』」！所以我不厭憚煩『炒冷飯』，不惜做下文抄公，一段又一段寫出來，留作座右銘，一以自惕，一以勸人。因為不想偏袒任何方面，也不代表什麼團體說話，只是抒發個人感觸；亟希我們四眾同道緊密合作，參加四眾堂談話，不要違背四眾堂的原則。

寫在吉隆坡之留雲小築

記

記

記

上刊未能、劉國香、不名三位居士來信，充分表現了讀者諸公對四眾堂愛護的熱忱，在此謹表衷心的感謝！

四眾堂刊出和、老兩文後，承四眾珠玉紛投，踴躍發言，這是大眾關心佛教大局的好現象！却也因此引起些誤會和錯覺，有加以澄清的必要。

四眾堂的旨趣，屢見於已往各期，這裏不須贅說，可以補充的，就是我們對四眾堂所取的立場。為了堅決貫徹四眾堂言論自由的原則，對於四眾所提意見，一向採取客觀立場，決不輕加干預，編者在四眾堂，只是「司儀」性質，對四眾所談，決不參加意見，由讀者自選

題材，自由討論，自作結論，這是尊重公衆意見，開放言論自由的必要條件。同時，也確信要達成所揭櫫的：「溝通四衆意見，消弭彼此隔閡，促進同道友誼，加強四衆團結」的預期，有先找出所以隔閡的原因，和四衆歧見的所在，以便進而尋求溝通消弭的辦法，所以自由發言，公開討論，是發掘矛盾的必經過程，在這過程中，四衆可以瞭解事實真相，和結癥的所在，從而尋求如法合理的結論，同時經大眾的討論，可以培養公正輿論，今日暮氣沉沉的佛教界，確是十分需要正義的呼聲，正如真德君所說：「有公正的輿論，使不肖者有所警惕，使正人君子獲得鼓勵！」這是我們堅決貫徹四衆堂言論自由的又一原因。有人担心開放言論，會引起是非。但我們認為四衆讀者，自有明辨是非的良知！邪說詭辯，通過大眾的討論，自會作出公正的結論，決非少數人所能左右，因為四衆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魑魅魍魎，無所遁形，不怕你裝作君子、化作美女也逃不過四衆的耳目！對於老文，我們曾有不少顧慮，所以仍予發表，就是基於此一原因。此外可得而言者，老文是針對和文而發的意見，和文既經發表，而扣壓對和文有意見的言論，不免有失公道。至於老文措詞有過火之處，在按語中已有所表示，且願以此事例說明四衆堂選稿的原則：「我們要求參加四衆堂的同道，務必以和平、理智的態度，面對當前的問題，實事求是，以理論理，開誠相與，作兄弟般的懇談，切莫鬧情緒、鬥意氣、動肝火、起嗔心、肆意謾罵、互相攻訐，既傷了四衆的和氣，又把事體搞得更糟、更僵！四衆堂歡迎前一類來稿，不打算再刊後一類的稿件。今後來稿，筆名可以隨便，但必須註明真實姓名及地址，否則恕不發表」（見卅四期四衆堂）老文雖引起一些不愉快的爭論，但對四衆堂今後的發展，亦有其積極一面的意義，相信不再有同樣事件的發生。

和、老兩文發表後，有人故作君子之狀，高喊遠離是非之圈，擺出了一副不屑一顧的神氣，不過「是非」兩字，說得太含糊點，應加分別，純粹私人間的是非，理應少管閑事，至於佛教界的大是大非，以及損害佛教的「私人是非」，佛教四衆焉能不問？過去有些「私人」而損及佛教的「是非」發生，幫閑們就喊出：「走開走開！少管人家私人是非」！一時確起了些煙幕作用，大家以為既屬私人是非，自然不屑顧盼，於是這些人更肆無忌憚，放手大搞，終於鬧出了損害佛教利益，敗壞佛門清譽的「私人是非」！現在幫閑們又重施故技，放出遠離是非的論調，不過這「是非」兩字已掩飾不了嚴重損害佛教的天大事實，四衆弟子怎能不問？

也有人說四衆堂在那裏「搞是非」、「製造是非」。四衆堂是四衆的，凡四衆同道均可參加發言，任何人要在四衆堂搞「是非」、「製造是非」，恐怕也通不過四衆批判的一關，不信？可以試試！若說四衆堂談的「是非」，那只是將人家已經「搞出來」、「製造出來」的是非，拿出來作公開討論而已！若無搞是非、製造是非之人，四衆堂何來「是非」之可說？對於真正製造是非，搞是非的人，不加譴責，反來誣衊糾彈「是非」的四衆為「製造是非」、「搞是非」，真是玩賊喊捉賊的把戲！難道只許人家製造是非而不許四衆堂糾彈是非？天下甯有此理？當知佛教是四衆的佛教，不是某些少數人所私有的佛教！佛教的盛衰，四衆有責，是故凡足影響佛教利益的「是非」，四衆都有權加以討論和糾彈，何況這些討論糾彈的目的，旨在消弭「是非」、「肅清」是非、和防止「是非」的再度發生！四衆堂要澄清是非，決不為「是非」所嚇倒！今後對於讀者的來論，仍將一本自由討論的原則，不加干預、限制，只要就事論事，以理說理的文字，四衆堂概表歡迎。

甲寅小春周末參加長島菩提精舍佛七，蕭靜爲吾姊弟拍照題云：遠望碧海無波，歡喜已登彼岸

爰成一絕，以誌勝緣。並呈 敏公 鄭烘雲

碧海無波謝百憂，知津趣寂救然頭，齋心滌慮空三業，此日逍遙自在秋。

步原韻

敏智

一

識海無端興浪憂
前無起處後何滅

層層往事憶翻頭
脫落根塵不見秋

二

利鎖名枷不斷憂
繁華頃刻終成幻

青春迅速轉白頭
醉死夢生春復秋

三

百歲光陰千歲夏
迴光返照百難一

鉤心鬥角計多頭
肚腹人人夏忽秋

四

妙計奇謀獨造憂
人身自古豈無死

三分天下強佔頭
碧血丹青照萬秋

五

地獄天堂分喜憂
自身造作旋還受

富貧貴賤有來頭
海角天涯歷苦秋

六

磨練人身歷萬憂
庸人自擾嫌多事

備嘗艱苦畏爲頭
爲度有情不計秋

七

百劫千生任喜憂
琢磨切磋勤自責

無知懈怠悔從頭
頓悟無心不復秋

八

孤傲自高分外憂
人前退讓甘無用

無常一到淚滿頭
何必是非話春秋

九

一念不生豈有憂
緣生無性原如夢

周徧計執惑承頭
那復千秋與萬秋

十

一句彌陀化百憂
阿伽陀藥除痴病

無明煩惱覓無頭
誰論人間秋不秋

十一

念佛誦經遠離憂
修行忍辱增福德

布施持戒爭爲頭
智慧高懸勝日秋

十二

苦骨勞筋無可憂
一朝身顯揚家德

行仁修德必爭頭
賢聖英雄修必秋

十三

造惡爲非誠足憂
屢生屢劫不得脫

三途六道入頭頭
一日時長百億秋

十四

六欲七情不離憂
兒孫自有兒孫福

家底聚散分多頭
果報因緣勝春秋

十五

入俗超塵不畏憂
衆生度盡誓宏願

爲人捨己掛心頭
歲月無邊忘記秋

十六

生死無常能不憂
明心見性不生滅

沉淪苦海出無頭
何論春冬與夏秋



順治出家之謎

姜渭水

清世祖逃禪之說，因清史明指曰「崩」，致後人疑信參半，蓋清初一大公案，其間是非曲直，值得一談。

在未進入主題之前，我們不妨先把清代王朝作一系統敘述：世祖順治雖然在正史上爲第一位君主，可是開國之主卻是愛新覺羅努爾哈赤，於明曆四四年建國滿洲，年號天命，是爲太祖。繼其位者爲皇太極，他是太祖的第八子，清的國號由其所建立，年號天聰、崇德。十六年後賓天，傳位第九子福臨。七歲登基，睿親王多爾袞爲攝政，年號順治。以下依次爲聖祖康熙，世宗雍正，高宗乾隆，仁宗嘉慶，宣宗道光，文宗咸豐，穆宗同治，德宗光緒，溥儀宣統九位皇帝。順治在位十八年，晏駕時年僅二十四，可以說是天殤。

有關世宗駕崩的紀載，有清史世祖本紀，清史王熙列傳，聖祖實錄，清史后妃列傳孝獻皇后傳，汪琬堯峰文鈔（載世祖皇帝輓詩），高宗實錄等，大抵僉係政府檔案或官方文書，內容當然是冠冕堂皇的官樣文章。

隱約透露逃禪之說，爲一般人所稔知者，以吳梅村清涼山讀佛詩爲最著（四部叢刊之梅村藏稿則已刪去），其次錢牧齋（謙益）讀梅村宮詹艷詩有感，亦以隱喻的口吻，暗示世祖逃禪。又孟心史（森）在他所著「世祖出家事攷實」一書中，舉出順治的近臣玉林國師年譜，王熙自訂年譜，張宸雜記三本原始資料作爲

根據，反復辯正，來支持這一說的真相。又據佛徒記載：

「上一日忽語師（筆者按指木陳字道忞，臨濟僧，封宏覺國師），朕於人同睡不得，一切諸人俱命他出去，方睡得着，若聞有一些氣息，則通夕爲之不寐矣。師曰：『皇上夙爲僧，蓋習氣不忘耳。』上曰：『朕想前身確是僧，今每常到寺，見僧家明窗淨几，輒徘徊不能去。』又言財寶妻孥，人生最貪戀擺脫不下的，朕於財寶固勿在意中，即妻孥亦感煙消雲散，沒甚關情，若非皇太后一人聖念，便可隨老和尚出家去。師曰：『剃髮染衣，乃聲聞緣覺之機，大乘菩薩要且不然，或示作天王人王神王及諸宰輔，保持國土，護衛生民，不厭拖泥帶水，行諸大悲大願之行，如只圖清淨無爲，自私自利，任他塵劫修行，也到不得諸佛田地，即今皇上不現身帝王，則此番召請耆年，光揚法化，誰行此事，故出家修行，願我皇萬勿萌此念頭！』上以爲然。」

徐珂清稗類鈔方外類，亦載世祖出亡爲僧之事，徐氏引證多種說法一一剖析，頗能自圓其說，唯一的缺憾是世祖剃度後卓錫之地未交代清楚，或云杭州西湖，或云浙江普陀，或云京西天台寺，而世人莫不知順治係遜往五台山，五台山之位置，華嚴經注：「清涼山即代州雁門郡五台山，漢文殊師利所居也。以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名清涼。」

德國人湯若望，是我們所熟悉的，他的回憶錄曾記載此事，

並且還明白地道出了宮中太監和宮女賜死的內幕慘劇，其文云：「貴妃薨逝，皇帝陡為哀痛所攻，竟至尋死尋活，不顧一切。人們不得不晝夜守着他，使他不得施行自殺。卅名太監和宮中女官，悉行賜死，免得貴妃在他世界中缺乏服侍者，全國均須服喪，官吏一月，百姓三天，為殯葬的事務，會耗費極巨量的國帑。」我們引證這段文字，目的在說明順治之遜世，的確是受董鄂妃之死所刺激，否則春秋鼎盛之年，何至遽萌逃禪之念？

「此後皇帝便把自己完全委託於僧侶之手，他親手把他的頭髮削去（此一字不云剃，而云削殊堪玩味），如果沒有他的理性深厚的母后和若望加以阻止時，他一定會充當了僧侶的。」此處有一點必須敘述，就是康熙初年，湯若望被楊光先等排斥下獄，得太后力釋始免於難，恢復自由，故他寫回憶錄時，餘悸猶存，為明哲保身計，後話便不再明言了。據江陰繆荃孫所撰「雲自在龕筆記」，湯若望遭逮捕後，羣僚噤若寒蟬，束手待斃，是時比利時耶穌教會傳教士南懷仁，毅然冒聖祖康熙之天顏，具疏訟冤，方得保其首領，但湯氏不久即告病歿，所以湯氏的回憶錄仍然是含蓄的，他熟諳中外歷史，一些暴君在其仇人死後鞭屍掘墓，無惡不作，遺書也有被燒毀查禁之虞，事既不關己，何必自找麻煩呢？這是我推測湯若望的當時心情而作的連想，他不明言順治已經逃禪，而說他親手把頭髮削去，蛛絲馬跡，有跡可尋，對一心想出家的皇帝，固已呼之欲出了。

近人金兆豐在清史大綱中，亦明言世祖學佛天台寺，他的根據為：

「今寺中有蠟製之僧像一、大如人體、嚴密封護，像左有碑一方，大書『天地不朽』四字。僧戴寶冠，披黃龍袍，蓋即世祖也，驗其像面目骨格，與宮中所藏世祖像，畧相同。此蠟像亘三百年，守護迄今，必非無因，且聖祖屢幸天台寺，或賜扁額，或賜金帛，則此寺為世祖跡處，殆無疑義。相傳世祖初離宮庭時，曾謂鼇拜曰：『他日新王踐祚，余當歸來觀禮！』其後歸來與否？不得而知，然可見世祖離俗之時，王大臣必盡知之也，或係聖祖日後追思，故於近郊塑像，以展祀事歟？」

關於聖祖屢幸天台寺，以及天台寺之詳細位置，（只知在北京之西）我查過中國地名大辭典，佛學辭典，遜園居士「諸寺奇物記」，豫章謝庭讀「西千十寺記」，均付闕如，尚冀讀者諸君指教。聖祖康熙是順治的第三個兒子，名玄暉，或玄燁，清史聖祖本紀說他五度臨幸五台山，日期自康熙廿二年二月甲申、至四九年二月丁酉，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二次同在康熙廿二年二月和九月，而且九月己卯會偕年邁之太皇太后同往，長途跋涉，何苦乃爾，頗引起世人之猜測，莫非太后渴念彌殷，藉求一晤？及第三次卅七年正月癸卯出發，甲辰次涿州，癸丑駐蹕菩薩頂，壬辰還京，難道真如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所云：「中坐一天人，吐氣如旃檀，寄語漢皇帝，何苦留人間？」聖祖和世祖父子倆牴牾情深，在菩薩頂上私自相會，來逃避臣民的耳目吧？不然的話，九五之尊的萬歲爺住在山巔，是一件多麼不簡單的事。

捐款鳴謝

黃鳳翎居士	港幣	50.00元
了一法師	港幣	200.00元
靈真法師	港幣	50.00元
寬裕法師	港幣	100.00元
陳寬堯居士	港幣	25.00元
法海法師	港幣	100.00元
妙法寺	港幣	2,861.10元
總計	港幣	3,886.10元

三十五期收支報告

一、收入		
本期捐款	港幣	3,886.10元
發行收入	港幣	296.00元
總計	港幣	4,182.10元
二、支出		
印刷費	港幣	3,012.20元
郵費	港幣	375.00元
稿費	港幣	385.00元
什費	港幣	409.90元
總計	港幣	4,182.10元

內明雜誌社謹啓

大乘起信論講記

(一卅)

敏智法師講
大成居士筆錄

第二種爲意熏習，「意」就是第七識。第七識依第八阿黎耶識生起。此二識不能離開，由第八阿黎耶識生第七識「意」，意再熏習第八阿黎耶識。因一切法皆由第八識變現。菩薩能知一切法唯心所現，唯識所變，一切都是虛假幻化不實，離心之外，無一切法。是以菩薩能發起大勇猛心，「速趣涅槃」，很快很快的趣向涅槃。我們由此可知，何爲頓悟，何爲漸悟。二乘人以爲心以外有一切法，要慢慢的修才可成佛。至於菩薩則知一切法唯心所現，故發心勇猛，很快可以成佛，趣向涅槃。如此講來似有漸悟有頓悟，所以大乘經典說有漸悟頓悟。但在唯識學上，即不承認有頓悟之說。謂「萬丈高樓從地起」，只有逐漸而起，絕對無「頓」。昔六祖悟道，人謂以頓，而不知六祖實非一生所修，不知前世幾經修練成熟，終由金剛經悟道。所以唯識宗絕對不承認「頓」悟之說。學佛成佛如登樓梯，一步一步慢慢上去。可知頓悟仍是由漸悟而來。

「真如熏習義有二種，云何爲二？一者自體相熏習，二者用熏習。自體相熏習者，從無始世來，具無漏法。備有不思議業，作境界之性。依此二義恆常熏習。以有力故，能令衆生厭生死亡苦，樂求涅槃。自信己身有真如法，發心修行」。

淨法熏習不斷，講過妄心熏習之後，再講真如。真如即本覺。亦即如來藏。真如熏習一切衆生，也有兩種。第一、「自體相」就是真如的自體和真如的相。「相」者指如來藏，含有無限功德。第二、「用熏習」，就是說從「真如的體」上起作用，熏習衆生。「自體相熏習者從無始以來，具無漏法」。一切衆生從無始以來，就具足無漏法。無漏法就是清淨法，亦即如來藏的清淨功德。法華經對此也有譬喻說：一大富長者家財鉅富，因迷失一

子。大富長者爲覓此子繼承家產，費盡心機。後知此子已作乞兒，遂亦化作乞丐，與之接近。終於將此子度化，先令掃除糞污二十年，最後乃將家財傳授」。大富長者喻諸佛，其子喻二乘人，財富即無量功德，糞污指見思二惑。二十年掃除糞污，終能悟如來藏而證佛果。可見諸佛度化衆生之悲心。

「備有不思議業，作境界之性。」備者具備，謂完備具足。「不思議業」，謂現神通，放光說法。真如體上現種種神通，使衆生望見之後，即生信仰之心。此「不思議業」本是衆生原來具備的，無漏法也是本來具備，真如體也是本來具備的。由真如自體相用熏習，才能顯起。

「依此二義恆常熏習，以有力故，能令衆生厭生死亡苦，樂求涅槃，自信己身有真如法，發心修行」。上面講過，真如自體相，自無始以來，熏習衆生。在無漏法上，有不思議業相，作出境界之性。此乃對熏習衆生單方面的說法。如果把衆生與諸佛對待來分析，真如體在諸佛則已顯現。而在衆生身上，雖然具足，但未顯現。真如一方面能起觀照智，一方面可得所觀境，所謂人相起智，以智照境。「依此二義」「二義」者，簡單說就是心境二法。二法恆常熏習衆生，離煩惱雜染。經過長久時間，於是「有力」，「有力」就使一切衆生厭惡生死之苦。一切衆生有的厭生死，有的貪生死，厭生死者就是真如熏習起了作用。貪生死者，即因真如熏習無力之故。厭生死苦者，就樂求涅槃，涅槃就是不生不死。從生死此岸，到涅槃彼岸。這種厭生死，求涅槃的心，就是真如熏習的力量。「自信己身有真如法」，相信自己身上，有不生不滅的真如法存在。此種自信心，實由真如熏習而起，相信自己可以成佛。因此「發心修行」。由修行而脫離生死。此乃

指覺悟者而言。覺悟後信仰三寶，皈依三寶，發心修行，實在是眞如熏習之力。

「問曰：若如是義者，一切衆生悉有眞如，等皆熏習。云何有信無信？無量前後差別？皆應一時自知有眞如法，勤修方便，等入涅槃。」

照上面的說法，有人可能生疑而質問曰：既然一切衆生，同樣的都有眞如法在自己身上，一樣的都平等平等受眞如的熏習，爲什麼有人就信仰，有人就不信仰？有的就修行，有的就不修行？有的爲善，有的作惡呢？而且有前後的差別，差別的情形，其數無量，是甚麼原故呢？因爲按道理來說，不應有信有不信。「一時自知有眞如法」應該在此一時，自己知道，本身具有眞如法，可以成佛。精勤勇猛修六度萬行，「等入涅槃」。「等」者大衆一齊之意。換言之，即無人不可成佛，並無彼此，亦無前後。豈不甚佳？（以上問者之言）

「答曰：眞如本一。而有無量無邊無明，從本以來，自性差別，厚薄不同故。過恒沙等上煩惱，依無明起差別。我見愛染煩惱，依無明起差別。如是一切煩惱，依於無明所起，前後無量差別。唯如來能知故。」

答曰：疑問固然不錯。本來各人所有的眞如，確實一樣。在聖不增，在凡不減。殊不知「眞如本一」，但是有無量無邊的無明，而且無明有的厚有的薄。無明厚者被無明所覆，就不信佛。無明薄者，眞如由無明之中仍能發生作用。「無量無邊無明」，無明不可以數計，因說無量，而又無邊無際。無明在衆生身上，既多且厚。如桌几上塵埃污垢還可以洗潔，但無明纏縛衆生，就不容易磨拭。「從本已來」，從有此身根本以來，無量無邊煩惱無明就相隨而來。同時無明在自性上也有厚薄不同的差別。無明薄者在一言之下就能覺悟。厚者無論如何也難勸服。譬如窗紙，糊得太厚，層次太多，很難見到陽光。無明厚者，也是這樣。既蔽眞如，何能成佛。「過恒沙等上煩惱」。「上煩惱」在勝鬘經上講，爲所知障。在小乘講爲不染污無知。總而言之，有人說上煩惱就是隨煩惱，從根本煩惱而起。上煩惱多到超過恒河沙數，

也是從無明上生起。我見我愛，見爲見惑，愛爲思惑，從我身上起我見，起我愛，這些污染的煩惱，也是從無明上生起。如上所述，根本煩惱，上煩惱，見愛染煩惱，完全從無明而起，可見煩惱上加煩惱，何其厚也！一人身上具有如此多煩惱，於是煩惱厚的人，唯有後信，而煩惱薄的人，就可先信。如此而有「前後無量差別」。有信有不信，只因煩惱厚薄不同的關係。此種道理，惟有如來才能知道。

「又諸佛法有因有緣。因緣具足，乃得成辦」。

如上所述，衆生有信有不信，除因煩惱有厚薄之故之外，另一說法就是：修學佛法，一定有因有緣，要因緣具備的時候，才能修習佛法，否則不能辦到。

「如木中火性，是火正因。若無人知，不假方便，能自燒木，無有是處」。

修學佛法，有因無緣固不可，反之，有緣無因亦不可，必須因緣具足才能成辦。以木內本有火性作譬喻，古時燧人氏發明鑽木取火，以鐵鑽木發熱而生火，原因木中本來有火性，就是火的正因。但如無人知道此理，也不假以種種方便，不知用鐵器去鑽，木頭絕對不會自己燒起來。譬喻指出，吾人本來有眞如，本來有佛性，如無人開導，無人指示，就不知學佛，不知修行，怎樣會成佛呢？是以學佛必須因緣具足。

「衆生亦爾。雖有正因熏習之力，若不遇諸佛、菩薩、善知識等以之爲緣，能自斷煩惱入涅槃者，則無是處」。

以上所舉木中火性的譬喻，說明學佛必須具足因緣的道理，衆生如欲成佛也是如此。衆生「雖有正因熏習之力」，正因即是佛性。每人具足佛性，具足眞如法，就是成佛的正因。衆生雖然有此正因時時刻刻熏的力量，但是仍要諸佛菩薩教導。「若不遇諸佛菩薩善知識等以之爲緣」，「諸」字貫以下「諸佛」、「諸菩薩」、「諸善知識」。是衆生學佛修行的外緣。衆生一面有佛性，一面得諸佛菩薩教化，然後可以學佛。「善知識」者，是一般普通人，能懂佛法。雖未到佛地，或只在三賢位，也能作外緣而施教化。所以學佛之人，對善知識也不可失。學佛之人若無諸

佛菩薩善知識等爲外緣開導，就很易入魔，不可不知。如果遇不到諸佛菩薩善知識等「以之爲緣」，而自己修行，要自己斷除煩惱，「而入涅槃」，則絕無此理。記得以前我們說過，二乘有「獨覺者」，就是自己斷除煩惱，入於涅槃。與今所說是否矛盾？要知「獨覺」並非一世修得，不知修過若干世，到因緣成熟時，才能自己斷煩惱，入涅槃。

「若雖有外緣之力，而內淨法未有熏習力者，亦不能厭生死苦，樂求涅槃」。

上述有內因無外緣不能成佛，反過來講，如果只有外緣，而無內因，又將如何呢？「若雖有外緣之力，而內淨法未有熏習力者，亦不能究竟厭生死苦樂求涅槃」。假如有諸佛菩薩給予外援，施以教化，而自己眞如性淨法缺乏熏習的力量，因而信根不足，雖遇諸佛菩薩善知識等，也不受開導，視如不見。所以說佛法之中，緣爲最重。結緣之後，或親近或厭惡，如有不同，是即所謂「緣法」。不過祇有外緣，自己本身內因眞如淨法不能發生熏習的力量，亦不能成佛。有緣無因，也不能究竟完全厭生死苦，而樂求涅槃。總而言之，有因無緣，或有緣無因，都不能成佛。必定要因要緣具足成熟後，才可修行成佛。

「若因緣具足者，所謂自有熏習之力，又爲諸佛菩薩等慈悲願護故，能起厭苦之心，信有涅槃，修習善根。以修善根成熟故，則值諸佛菩薩示教利喜，乃能進趣向涅槃道」。

學佛之人，如果一方面自己有內因信心，又有諸佛菩薩教化的外緣。自己內心眞如有熏習之力，外緣方面，就得到諸佛菩薩等的慈悲。慈能予樂，悲能拔苦，諸佛菩薩以大悲願力，發願盡衆生。諸佛菩薩以大慈悲心，大願力來愛護你，使你能起厭生死苦的心，使你相信學佛可以了生死入涅槃於是修習善根。曾國藩曾云：「吃虧是福」。古語又曰：「寧可天下人負我，勿使我負天下人」，修行的人爲求福報，應知福報皆由學道而來。修習善根者，必須如此。善根成熟了之後，功德積得厚，自然而然的遇到諸佛菩薩來開示，教化，使你得利，使你歡喜。所謂「則值諸佛菩薩示、教、利、喜」。一步一步趣向涅槃之途。

總結來說，每人原來都有眞如，皆可成佛。何以有信有不信？第一因煩惱有厚薄不同。第二要因緣具足。因緣具足之後，還要自己修行，福慧培成，然後可以成佛。試看佛相圓滿，無非福慧具足。世間富貴，也要福慧雙足。爲人要學厚道，要學吃虧，要多種福，來生必得福報。

「用熏習者，即是衆生外緣之力。如是外緣有無量義。畧說二種。云何爲二？一者差別緣，二者平等緣」。

以上講過衆生雖具有眞如體，但是因爲無明厚薄不同，所以不能如諸佛一樣而成佛。現在講「用熏習」。用熏習就是從眞如自體上發起作用。這種作用能教化一切衆生，熏習一切衆生，使衆生成佛。用熏習就是衆生的外緣之力，衆生如欲成佛，必有內因外緣。內因就是說每人都本有覺性，本有良知良能。禮義廉恥，孝悌忠信之心在每個人身上，因無明厚薄不同，就有有無的分別。若人被貪污心遮蓋，這種美德也就喪失了。孟子曾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其嚴格如此。惟只有內因而無外緣，也不會成功。諸佛菩薩作衆生之外緣，教化一切衆生，「如是外緣，有無量義」。外緣的道理有無限量之多。不過約畧說起來，則有兩種：第一、差別緣，第二、平等緣。差別緣即指凡夫、二乘人，只知有第六識，不知一切法乃唯心所現，錯認一切法爲心外所有。所見道理，亦以爲是由心外而來，於是就有種種無量差別，諸佛菩薩，隨順着衆生種種差別而施以教化。是以差別緣即由衆生機而起。平等緣者，爲諸佛菩薩業識熏習而作外緣，因菩薩知有第八阿黎耶識得知一切法唯心所現，離心以外無一切法。諸佛菩薩爲此平等大機即現平等身而作外緣，而化度之。於是衆生有差別機，就有差別緣，有平等機，就有平等緣。

「差別緣者，此人依於諸佛菩薩等，從初發意始求道時乃至得佛，於中若見若念。或爲眷屬父母諸親。或爲給使，或爲知友。或爲怨家。或起四攝。乃至一切所作無量行緣。以起大悲熏習之力。能令衆生增長善根。若見若聞得利益故」。

（未完待續）

正本清源論

(十)

趙亮杰

奇怪的很！天臺宗有這樣「一心三觀」「一境三諦」的妙理，怎會產生「性染」「性惡」的怪論呢？夫「法無自性」，諸經明示，就是連「真如法性」，也是「無自性」之「性」，稍有佛學修養者，這是不爭之論。由於「法」無「自性」，才能地、水、火、風，四大圓融，遍週法界。「真如」無「自性」，才能不礙「法界」緣起。而天台「性惡派」偏偏要立一個「染淨二性」和「善惡二性」，並且根深蒂固，三世諸佛都斷不了「性染」和「理惡」；我們應當知道，男性、女性，猶如左手、右手，相對而已，不但可以同時同處而並存，並且可以相輔相成以致用，染、淨、善、惡，不僅相對，而且相反，勢同水火，不能並存共容，何況相輔相成？水，火尚有「既濟」之相，善，惡永無相輔之時；男性女性，左手右手，尚不能無有差別，平等一味；也正由於它有差別，不一味，才能相輔為用。染，淨，善，惡，不僅相反，而且有性；不但有性，而且三世諸佛都不能改；就這麼兩對冤家對頭，不知其如何平等一味，無有差別呢？除非用強硬手段，迫它「敵對相即」，或用「統戰」方法，讓它「矛盾統一」，外表看起來，相安無事，就認為它是平等一味，圓融無礙了，那知他和他既不能「勞燕分飛」，也只得「同床異夢」！個中辛酸淚！其誰能知乎？統治者，却「額手稱慶」曰：「我把這兩對冤家對頭治理的『平等一味』！」「圓融無礙」矣！因此「功過三皇，德高五帝」了。（超過釋迦牟尼佛）

我們應當知道，真如無自性，才能由無差別之理體（不變真如）起有差別之現象（隨緣真如），真如若有自性，就不能由無差別而差別了。無差別者，理體界；有差別者，現象界；一切現象，亦無自性，猶如父，子，賓，主，雖然身分地位各各差別，不可混淆，然而皆是因緣（對象）差別，其性一也（皆由一人隨

緣施設）；以是之故，才能說「平等一味，無有差別」。假若父有父性，子有子性，善有善性，惡有惡性，這就好像男有男性，女有女性，等而下之，一切萬法，皆有自性，而又說是「平等一味，無有差別」者，可以說無有是處。

我們以「認識論」來說，好像「四大」男，女，各有自性，有「自性」者，就不能「平等一味，無有差別」。其實我們若把眼界擴大，知識領域放寬，從三世因果觀，則男女無自性；從質能互變說，則「四大」無自性；總而言之，宇宙萬法，沒有一種東西可以「肯定」；不能肯定，就是「無自性」的像徵；「無自性」又是有差別相無差別性的啓示，弄通了這個道理，法法圓融，無障無礙。

天臺性惡派的錯誤，就是染，淨，善，惡都有自性，並且成佛後，也不能減損一絲一毫；不過成佛以後，屬於自己的染污惡行是沒有了，而此「染性」與「理惡」仍然存在；譬如若遇多淫眾生，菩薩即現淫男淫女身，「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就是「染性」的作用。若遇剛強暴戾眾生，菩薩即現金剛怒目，或大力鬼王而折服之，就是「理惡」的表現。他們却忘了菩薩證法性故，法性無我，是故菩薩無自性、相；其所現像，皆是眾生業感所現，非菩薩有。往昔吾家畜一黑犬，毛色光澤可愛！一日，入弟婦室，見一懸鏡，內有黑怪！汪汪狂吠；鏡中黑怪，亦不示弱；咫尺相隔，肉搏無術；疑在屋頂，出外視之，不見踪影；入室復視，依然存在；犬大怒！向鏡猛撲，鏡裏冤家，亦復惡性相向。雖然狗子不認識自己，狗媽媽却認識狗兒子，狗有狗語，才為狗兒子解了這場糾紛。菩薩度生，隨緣赴感，應物現形，亦復如是。若有眾生整軍經武，感念菩薩，則菩薩以將軍身現其人前。若有眾生政治修明，感念菩薩，則菩薩以國王身現其人前。若

有衆生德學兼備，名聞鄉里，衆望所歸，感念菩薩，則菩薩以長者子身現其人前。若有衆生身為木工，感念菩薩，則菩薩以魯班身現其人前。若有衆生身為樂師，感念菩薩，則菩薩以師曠身現其人前。若有衆生克肖賈寶玉，羣芳圍繞，感念菩薩，則菩薩以弱女子身現其人前。若有衆生糾糾武夫，標準粗線條，感念菩薩，則菩薩以壯士身現其人前。若有多淫衆生，感念菩薩，則菩薩以淫男淫女身現其人前。剛強暴戾衆生，感念菩薩，則菩薩以金剛力士身現其人前。觀想念佛或觀像念佛衆生，則菩薩以佛身現其人前。若觀三十二相，即非三十二相，以其凡所有相，皆虛妄故，能以甚深般若念實相佛者，菩薩則不現身也。總之，菩薩現身，乃衆生幻業，在菩薩心中的縮影，菩薩皆隨其業，以「四攝法」而化度之，不是扳起面孔向人說教，或以征服者姿態屈服衆生也。

當知菩薩業盡情空，無自性，相，那能像天台性惡派所說，現何等像，有何等性，沒有惡性就現不出惡像，鏡子裏沒有狗的兇惡性，就現不出狗的兇惡相，這種說法，如何令人相信？惟有阿賴耶識伏藏雜業種子，這些種子有染，淨，善，惡，以為受報之本。既受報已，名「業報身」，一切善惡，與生俱來，故初生嬰兒，即良莠不齊，俗人不知，名之曰性。菩薩破無明見法性，轉「阿賴耶」入「菴摩羅」，則一切雜染種子，猶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大乘止觀說，「菩薩以悲願力故，用彼故業種子，一時於六道中受無量身，教化衆生」者，無有是處。

所以者何？一者，諸佛菩薩現於六道，乃「應化身」，非「業報身」；業報身者，猶如瓜種生瓜，豆種生豆，沒有種子，不現業報。應化身者，如光明鏡，應物現形，故能羊中現羊，鹿中現鹿；而此明鏡，不但非衆生，而且非諸佛，況羊，鹿乎？可惜衆生不識自己廬山真面，謂是菩薩現六道身。二者，一切雜業種子，皆賴「無明」伏藏，才能持而不失，發揚滋長；是故「無明」如土壤，「煩惱」如肥料，一切「業報」如蒺藜；「無明」一破，猶如大地崩潰，則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大地崩潰了！到那兒找地下的種子呢？故知大乘止觀說「菩薩用彼故業種子現六道

身，度化衆生」者，不通不通。（以上請查第三章止觀原文20—21）

第十四節 約義分析觀音玄義性惡說

這次在觀音玄義抄錄這一段資料，發現數點疑問：

①該文記載為智者大師說，門人灌頂記。觀其文字體裁，既不像講演錄，也不像對話錄，更不像語錄；全文甚長，約有二萬四千餘字，分上下兩篇，簡直就是埋首案頭的一部巨著，其疑一也。

②佛陀說法，無論橫說豎說，性說相說，皆同一味，總離不開事理二門：「第一義諦」和「因緣果報」。諸大乘經更離不開「般若」氣氛。即世間學說，根據他的思想構造，也是骨頭肉結構在一塊兒，不可分割；如要破壞，就得消滅其整體。惟有天臺的「性惡思想」，不但不見容於其他各宗，就是在天臺宗我看也是個「拖油瓶」兒，（隨母出嫁的孩子）我觀「觀音玄義」，洋洋數萬言，惟有「性惡思想」，在全文裏面孤門獨戶的，與其他文字了不相關，在文章裏面也派不上用場，只不過是由它的生母引導出來與讀者見面，自問自答的向讀者作了一番詳細的介紹；也就是第三章觀音玄義我抄錄的那一段。如果把那一段全部刪去，在全文裏也不見得少了一戶人家。這樣勿足輕重的角色，為什麼把它介紹得既詳細而又特別強調呢？這就是母子倆有自卑感的關係。其疑二也。

③天台宗的基本理論，就是「一心三觀，一境三諦」；歸結到「三諦圓融」，「大開圓解」。由此圓信，圓修，圓證。

一個大開圓解的人，他的修行方法，二六時中，諦觀「三諦圓融」的「一實相」境；此之謂「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先破「無明」，煩惱任運脫落。

何謂圓教菩薩的「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呢？起信論曰：「以知法性體無慳貪故，隨順修行檀（布施）波羅密，乃至以知法性常定，體無散亂，隨順修行禪波羅密；以知法性體明，離無明故，隨順修行般若波羅密。」夫「真如法性」之體，本無慳貪，亦無散亂，亦無「無明」，故能隨順法性，不用對治之功，

無作修行諸波羅蜜。設非大開圓解，曷克當此？至於生死，是非，善惡等諸有爲法，乃阿賴耶識中事，余於前文已有詳細分析。吾人修行，固不能不克服阿賴耶識的虛妄習氣；可是僅憑用對治方法降服煩惱，而不知法性體明，離無明故；即使斷「修惡」盡，仍是盲修瞎練的糊塗蟲。諸君請看，天臺宗所謂「大開圓解」的人，與前面的「性惡思想」，是否風馬牛不相及呢？此其可疑者三也。

④性惡說的「法喻不齊」：譬如該文中說：「魔雖燒經，不能令性善法門盡；佛燒惡譜，不能令性惡法門盡。」舉這譬喻，隔靴搔癢，痛癢無關。它這譬喻重點，是佛斷「修惡」，「性惡」不斷；所謂「惡譜」者，邪書淫畫也，衆生八識田中藏有邪淫種子，邪書淫畫，猶如甘露，亦如陽光，亦如肥料，有引發作用，易使邪種滋長；若無諸緣，是諸邪種，仍藏阿賴耶內，故不能斷；此即「性惡思想」家，所謂：「佛燒惡譜不能令性惡法門盡」之義也。由此當知，善惡種子，伏於賴耶；賴耶依於無明；諸佛證果，就是破無明證法性。準此，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舉此譬喻，不通不通！更見其性相不能圓融也。諸君相信這是出於智者大師之手乎？此其可疑者四也。

⑤阿賴耶識可熏爲善，亦可熏爲惡，「性惡思想家」亦如此說。也是衆所週知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染蒼則蒼，染黃則黃」；告子說「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以阿賴耶能受熏故，才能產生教育問題，染淨問題，善惡問題，也產生了六道輪迴問題。諸君應加注意，這是阿賴耶識的事，不是眞如法性的事；眞如法性，不受熏故，故無教育問題，也無染淨，善惡問題，更無輪迴問題。「性惡思想家」及其後代子孫，總是把阿賴耶識和眞如法性扯在一塊兒，大開方便之談！他們雖然沒敢把輪迴問題套在眞如法性頭上，却把「性染」「性惡」「對治」「受熏」都扯在眞如法性頭上，你看荒唐不荒唐？眞如法性，生，佛與共，若受熏染，衆生在染，諸佛如何能證？法性清淨無染，「性善」尙不可知，「性惡」從何說起？縱觀「觀音玄義」性惡說的全文，不過六百餘字，前後矛盾，千瘡百孔，沒有一點

般若氣氛，也許此即臺宗之大開圓解乎？我看這是智者大師千古不白之冤！其疑五也。

⑥「性惡思想家」之所謂「性惡自在，於惡不染」，真是妙難思議！比「三角」「幾何」還難解釋；實非不學無術的人所能領會。我只得依「性惡家」的說法體例，舉幾個例子，大家研究研究；譬如治安機關的職責是「除暴安良」，在我們看，是一回事；「除暴」的目的是「安良」，「安良」的條件是「除暴」。也好像「性惡家」說：「如來以諸惡法度化衆生」。我們權且把「除暴」喻「如來性惡」，把「安良」喻「度化衆生」；按照「性惡家」的邏輯，「除暴」是「性惡」，「安良」是「事善」；老百姓感激德政，送了一幅扁額：「惡性治安」。我再舉一例：譬如一個青年流氓，後來改邪歸正學成外科醫生。「流氓」喻「一闍提」，「醫生」喻「如來」。醫生在手術室爲病人「開刀」，按照「性惡家」的邏輯，叫做「氓（惡）性不斷」；病者感激醫生，送了一幅扁額：「惡心仁術」。讀者諸君及台宗諸德，請您看我舉這兩個譬喻，與「性惡家」的體例，是否法喻正等？如果不錯，請您再看看它是否犯了惡因能生善果？果爾，「如來性善」，亦生惡果否？再即將這兩幅扁額送給治安機關和醫生，人家不拿着木棒擡出你來才怪呢？這樣於事於理都說不通，其中奧秘，甚於三角幾何的老祖宗！大概是要大開圓解的人才能懂；性惡思想家說我還得二十五年，那太高看我了！再有三大阿僧祇劫我也無法領會；其疑六也。

⑦「性惡」說的原文，第五問，祇有「問」，沒有「答」。譯文的時候，參照原文語氣，增加「答」字，請善知識審察是否恰當？

第十五節 誤認闍提有善性連想到如來有惡性

在隋、唐以前，涅槃經未進中國，大家都認爲「一闍提」譯作「無信」「斷善根」。就肯定「闍提」無佛性，不能成佛。獨東晉時代道生和尚力排衆議，認爲「一闍提」不在十法界外，也應當有佛性。大家認爲他是魔說，不理睬他。後來大涅槃經進中國，經有明文，闍提有佛性，這才證明道生具有超人的見識。

（未完待續）



智嚴法師捐產興學

洗塵法師深表贊揚

能仁書院將設「智嚴法師紀念堂」

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為發展佛教文教事業，創設佛教大專學院以來，由於佛教四眾熱烈贊助，踴躍輸將，成績斐然，譽滿海內。今春大嶼山大覺寺智嚴法師（法號真聰），為響應僧伽會會長洗塵法師興教辦學之號召，特函該會，願將大覺寺所屬全部寺產捐出，以為辦學之資。經向當局妥辦過戶手續，於二月五日下午二時半，在王澤長律師樓，正式將座落大嶼山爛頭島大覺寺所有之五十餘萬方呎連同建築物之土地，及北角福昌大廈五樓樓宇一所之證件，由智嚴法師親自移交與僧伽會，由



△智嚴法師與洗塵法師合影

是近代佛教界稀有之盛事，足為四眾之矜式。對智嚴法師躬行實踐無我無貪之佛教教義，尤為表揚，決定於該會所辦之能仁書院內設立「智嚴法師紀念堂」一所，以旌有德，而誌紀念云。

洗塵法師、寶燈法師、智梵法師代表接收。會長洗塵法師對智嚴法師捐產興學之義舉，備致讚嘆，認為

融靈、永惺、智開、萬心、暢懷、靈真；法師妙蓮、智嚴、一超、道安、恆志、能學、志誠、明德、達常、達永、性平、宣揚、智恩、心明、如修、智深、宗實、明遠、寬林、寬堯、達正、惟誠、德超、覺願、海慧、慧雲、等慈、廣普；暨能仁書院副院長白志忠；荃灣分校校長古茂建；系主任伍福焜、徐佩琨、李伯鳴、潘宗堯、麥語詩；教授李澤咸、李世安、朱光振、甄陶、余少颺、章兆直、林旅芝、張斌

四

僧伽聯合會長新春獻詞 祝福世界和平人民康樂

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會長洗塵法師，以乙卯新春已屆，特向世界佛教人士發表元旦獻詞，虔誠祝福全世界人民康樂富強，人類早臻和平，永息災劫，共享自由和平幸福生活！並為港九同胞，祈禱社會繁榮，消災增福，健康愉快！並願佛教四眾子弟，信力精進，福慧增長，佛法昌隆云。



洗塵法師近照

僧伽會與能仁書院

舉行春節團拜盛況

能仁書院將完成三期建校工作

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同人，暨所屬能仁書院，佛教英文中學，及荃灣分校全體教職員同人，於昨（十五）日，在荃灣弘法精舍舉行乙卯年春節團拜。到該會名譽會長覺光，會長洗塵，副會長寶燈；董事智梵，旭朗、了知、金山、悟性、圓智、

、李淑行等、暨各方善善信、共三百餘人。十時正：典禮開始，由會長洗塵法師主持團拜，與會人士分東西兩廡肅立。禮佛後，相向合十行一鞠躬。嗣由洗塵會長領導祝福，祝辭大意除慶祝世界人民康樂富強，人類早臻和平，永息災劫，共享自由和平幸福生活外，並宣佈致力於能仁書院之擴展，期於短期內完成第三期建校工作，勉勵同人應走在時代前端，領導學術，

，鄧東航、宋哲美、鄧乃杭、楊博文、宋叙五、梁瑞明、沈九成；附中主任呂昌言、蹇敦喜、廖愛萍、林麗霞；教員林雄翌、區順開、張錫能、朱禮明、邱添，林孟靈、虞婉馨、岑佩仕、周儀、陸國基、梁文煥、麥小柳、高國堅、馮偉泉、馮文菊、顏金月、孫艷萍、黃麗珍、鍾淑華、陳達安、賴艷芬、岑玉燕、李朝津，馬玉娟、梁錦發、很綺玲、余麗明、鍾愛英、區建峯、石發基

爲濟人濟世而努力。此即佛教教育之主旨，亦爲能仁書院今後努力之指標。吾人應以「苦海的慈航」，「暗室的明燈」自許自勵。語畢，隨介紹最近慨捐巨資，與僧伽會作爲教育基金之智嚴法師與大眾會面，全場報以熱烈之掌聲。會後，由東普陀寺方丈了知法師設齋筵招待，盡歡而散。



△ 僧伽會與能仁書院新春團拜

了知方丈陞座盛況續誌

各地賀儀禮品紛至沓來

臺灣東陀普講寺了知方丈陞座盛況，業誌卅五期本刊，東南亞及美、日、韓、

蒙、各地佛教組織，函電賀儀仍落續寄來，誠爲香港佛教界之光榮，茲補誌如後：

泰國華宗大尊長普淨上座暨仁得、仁晃法師賀聯一付，蒙古佛教會、亞洲佛教和平會、世界佛教友誼會會長潘公之賀電、韓國世界佛教友誼會青年會金哲賀電、馬來西亞伯圓法師畫屏、華僑協會總會長高信題字、澳洲中華佛教研究社社長廖常惺居士賀函、韓國東林念佛堂賀電、日本清度法師賀聯、美國佛教會賀聯、印度黃梅個居士等賀電、錫蘭于振杰居士賀函、台灣善導寺道安老法師、妙然法師賀聯、台灣臨濟寺明吾法師畫屏、台灣雲龍禪寺賀聯、台灣海會寺道源老法師賀帳、台灣大覺寺隆道法師、慈靄法師賀帳、台灣報恩小築知法法師畫屏、台灣華嚴蓮社南亭老法師、戒一方丈賀帳、台灣湛然寺聖樂法師賀帳、台灣慈善寺振光法師賀帳、台灣慧炬月刊社周宣德居士賀既、台灣李炳南居士題字、台灣僑委會委員長毛松年居士題字、台灣光明寺達航法師題字、台灣海明寺悟明法師題字、胡信田居士題字、妙法寺內明書院、妙法精舍、劉金龍中學、僧伽會能仁書院、佛教英中賀帳各一、台灣慈航中學賀帳、屏東東山佛學院題字、日本西村輝成、信松院題字、香港延祥寺覺寺、智慧法師賀聯、高港佛教青年中心賀聯、香港人人書店余鑑明居士賀軸、台灣護國寺廣化法師題字，香港集成圖書公司總經理黃石華居士賀屏、台灣默如法師、戒德法師、佛聲法師題字各一件、詹

天眼居士賀屏、馬來亞仙如法師賀聯、黎鍾秀芳油畫一幅、錢世年議員、陳錦雄、莫國華居士賀屏、馮聖保、譚達果、張聖安、李惠然居士賀幛、台灣姜渭水居士題字等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東林念佛堂

了一方丈晉山盛況

臺灣芙蓉山東林念佛堂，於農曆十二月廿五日，在該堂大雄寶殿爲第五任方丈了一（一超）法師，舉行陞座典禮，恭請樂果老和尚主持大典，並由一超方丈開示說法。

是日蒞臨觀禮之各寺院，諸山長老大德高僧，男女居士四衆人等計有香港佛教僧伽會、妙法寺內明書院、妙法精舍、劉金龍中學、能仁書院英文中學、洗塵、金山、茂蕊、妙智、智開、圓智、源慧、了知、廣普、旭朗、寶燈、永惺、智梵、悟性、應成、達常、聖懷、聖覺、如修、吉峯、海慧、道安、明德、融秋、融靈、萬心、志誠、持茂、暢懷、芥崙、海舟、親極、寬林、宏量、忠實、達道、達岸、知量、覺明。定因、安志等諸大法師，居士有施剛翼，吳寬性、方肇周、周常琦、萬素芳、劉照明、包智松、陳智達、蘇胡秀寶、趙陸能祥、葉明貞、郁雪貞、謝道蓮、周美淨、譚常瑩、方師昭、方師秀、柯文遠、陳界禎、鄭能潔、張蔚清、孫道榮、孫道英、錢能喜、樂哈觀、史道平、翁能智、馬能定、吳欣再、沈鉅忠、莊徐光

、翁弘熙、辜慶鳳、周常宏、鄭常潤、顏常珍、李常馥、陳能慧、蕭常文、蘇常寧、鄭雲華、孔壽年、丁榮如、鄭北、李潔、邵校倫、王泰生、黃德馨、陳源、張盛來、馬宏輝居士等逾千人，嘉賓名人過多未能盡錄，禮成後齋開百餘桌，情況至盛云。

僧伽會菩提學會

聯合派白米棉衣

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香港佛教菩提學會主辦一年一度的冬賑，此次籌募冬賑，獲得護法善信踴躍捐輸，雖在百行凋零，經濟不景中，仍不斷繼續派發，對施捨的慈悲心未有稍懈，故兩會籌得善款三萬



△ 僧伽會、菩提學會派米情形。

餘元，購買白米一萬六千餘斤，棉衣數百件，分配為二千五百餘小包，每包為七市斤，於一月卅一日開始，在荃灣三疊潭西方寺派發，及荃灣、青衣、馬灣、芙蓉山、老圍村、馬閃牌各村貧民，（二月三日）在銅鑼灣，派發銅鑼灣水上，及山居木屋居民（二月四日）在青山戶羅精舍派發，青山灣漁民及屯門新區居民（二月五日）在觀塘咸田佛教內明學校，派發咸田區貧民，此次派發物品，多得荃灣鄉事委員會主席楊彼得先生，芙蓉山三村福利會理事長李強先生，老圍村村公所黃文安村長，香港銅鑼灣街坊福利會各首長先生，青山戶羅精舍主持聖覺法師等協助，預先登臨各貧民區登記姓名年歲住址及身份證號碼，所以派發各物均能送到貧民手中接受，至為難得，在此謹代表廣大貧民，向出錢出力各位施主，及各區鄉村福利首長，致萬分謝意，為民造福，功德無量，子孫賢孝，福壽康寧云。

能仁書院續獲

自由亞洲協贈書

自由亞洲協會對溝通中西文化，向具熱忱，卓著成效，頃據能仁書院副院長白志忠稱：該院年來迭蒙自由亞洲協贈送辭典及各科參考書不下千冊，昨續獲贈英國文學、小說、地理、經濟、歷史、心理學、社會學、工商管理等類英文書籍共計八十二冊，均屬最新出版而極富價值之巨著，對該院師生課外閱讀，或用作參考，裨益非淺。

增秀老和尚茶毘

大埔定慧寺開山增秀老和尚，於一月二十九日晨圓寂，二月五日舉行茶毘，由法海法師舉火，增老為臨濟第四十代祖師，兼祧曹洞宗第四十八代祖師，一代龍象，捨報入寂，佛教界深表哀悼。

星洲靈峯般若講堂

分發藥師教濟善款

新加坡漳宜律冷剛魯亞靈峯般若講堂，今年藥師燈會救濟善款，計收五千四百二十元，廣蓮法師經手三十四元，菲律賓董永年居士樂助一千七百四十六元：總共收得七千二百元正。經該堂住持演培法師及諸護法善信商洽後，決定分配如下：一、社會福利部三千元；二、佛教施診所壹千元；三、蓮池精舍佛教安老院壹千元；四、南洋佛教月刊五百元；五、蓮池精舍安老院，後港安老院，油池村安老院，龍蓮村安老院，計三百五十二位老人，每人紅包四元，計壹千四百零八元；另每老人三寶風油一瓶，計壹百壹十三元八角；六、樂助基隆海印寺壹百七十八元二角，總共七千二百元正。如上善款，已於二月五日及六日，由演培、寬嚴、淨果、蔡淨陞、李淨鏤、吳宜珍、張明瑞等，親到各安老院面為奉贈。到社會福利部，並由高級政務次陳志成先生親收及接待。是諸善款，皆發心點藥師燈善信及樂助善士功德。惟願諸善信，明年繼續發心，造福社會人羣，其功德當不可思量云。

台中華佛教居士會

慶祝六週年紀念

並選出三屆理監事

中華佛教居士會，為慶祝該會成立六週年紀念，寶筏月刊社創刊五週年紀念，暨舉行第六次全體會員大會，併選舉第三屆理監事，特於六十四年元月五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假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八號中美文化經濟協會藝林堂，召開聯合大會。

是日到有佛教界高僧大德道安、南亭（成一代）戒德、印海、眞華等諸大法師，李士珍、韓同、錢召如、程文熙等諸大居士暨出席會員鄔繩武、汪曉滄、徐爾僊、袁守成、何尙時、鄭澤光、章斗航、李貫一、王華興、卓高煊、靳鶴聲、張明德



△ 中國佛教會輪值常務理事主席道安老法師致詞。



△ 第三屆部份理監事合影。

會所的義舉。接着由該會理事長李謩主席報告該會六年來之重要工作，並代表該會感謝政府六年來的熱心指導，佛教界高僧大德大力的支持。各位理監事暨全體會員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對於國家社會佛教所做的貢獻。

中國佛教會輪值常務理事主席道安老法師代表中國佛教會，向大會道賀。

下午二時開票，四時統計選舉結果：李謩、蔡登山、周邦道、周宣德、盧宗濂、沈遵晦、顧世淦、徐槐生、何志浩等當選為常務理事；水祥雲、葉亞華、蕭一葦等當選為常務監事，並推舉李謩居士蟬聯第三屆理事長，蔡登山居士為副理事長。其餘當選理事者：丁宣孝、南懷瑾、張廷榮、王延齡、朱斐、劉中一、馮之烈、叢芳山、楊九思、張齡、李化成、黃公偉、蘇友仁、周中一、王文藻、李恆鉞、鍾德華、鄒克昌、陳文泉、吳馥麟、唐湘清、王正銘等。當選監事者：吳萬谷、朱鴻甫、徐憶中、柯建安、宋今人、譚雪影、胡安素、徐勵等。大會於下午四時半，圓滿結束。

智塵山成機
敏洗金九會
長：釋釋沈釋
社督印人：編輯：編主編

出版社：內明雜誌社
社址：香港新界青山道22
咪藍地妙法寺內明
雜誌社
Nei Ming Magazine Society
C/O Miu Fat Buddhist
Monastery
22 Mile, Castle Peak Rd.,
Lamti, N. T. Hong Kong.

外埠流通處：
美國：美國佛教會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3070 Albany Cresent, Bronx,
N. Y., 10463, U. S. A.
泰國：中華佛學研究社
Thai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ailand,
215/1 Pluplar Chai Rd.,
Bangkok, Thailand.

台北：新店佛聲法師
新加坡：南洋佛學書局
新加坡大坡大馬路
298號

菲律賓：大乘信願寺
日本：蓮心院清度法師
加拿大：誠祥法師
印度：悟謙法師

本港流通處：
北角英皇道390號亞洲大廈
五樓C座香港佛經流通處

承印者：文采印刷公司
電話：5-711654

佛元2519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公元一九七五年

三月一日出版

定價每冊港幣貳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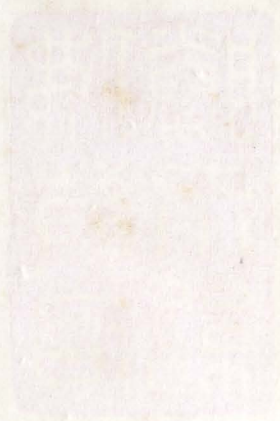


▲ 天 台 山 高 明 寺





△寒山寺江楓第一樓



本刊已在香港政府登記